

聖教古史小說鼓詞 第三冊

保祿印書館印行

H6 致命小傳鼓詞

費金標著
本館出版

致命是天主的特殊賞賜，若沒有天主的非常助力，在種種非刑的威迫下，鮮有不失掉信仰的。閱讀致命者的行實，能增加信德，善度超性的生活。費金標先生曾將公教初期，羅馬致命的信友，用鼓詞編爲小傳，自己默誦或唱給大家聽，定獲神益不淺。

全書二四四頁 實價每冊八角

天主降生後一九四二年 第四次出版

聖教古史小說鼓詞

第三冊

兗州保祿印書館印行

聖教古史小說鼓詞 第三冊 目錄

約蘇位傳

第一回 過若爾當河

第二回 聖櫃顯聖傾城

第三回 抄滅哈意城

第四回 血戰六年

第五回 分居後臨終遺囑

民長傳

第一回 亞阿得刺莫王

第二回 送夢釘

第三回 瓦罐陣

第四回 猜啞謎

聖教古史小說鼓詞○第三冊目錄

聖教古史小說鼓詞○第三冊目錄

第五回 牙車骨

第六回 桑松被擒

第七回 十一族報仇

盧德傳

第一回 盧崇苦節奉姑

第二回 盧德再醮生子

聖教古史小說鼓詞第三冊

約穌位傳

第一回 過若爾當河

福地盼如飢渴 高山流水隔着 四十年間在沙漠 受過多少消磨
諸事靠託天主 靈蹟總然蹉跎 若爾當河不算河 轉眼徒步便過
西江月罷書接上篇。說的是義撒爾人。因為屢次謀害每瑟。抱怨天主。天主
罰他們在曠野受了四十年的困苦。到了造世後二千五百五十三年。每瑟
聖人死在內玻山上。約穌位遵了天主的聖命。纔接了每瑟的權位。約穌位
就是若瑟的次子額法英的後代。是降生前一千六百零五年生人。自從接
了每瑟的權位做了統領。遵照天主的聖命。就差了兩個探訪。打探葉里各
城去了。

約穌位謹遵聖命行 打發了探訪人二名 把若爾當河渡過去



暗訪那地勢與人情 到了那日夕尋宿住 混進了葉里各京城
京城裡有座招客店 進去那店門入內廳 這探訪纔說進了店
不料想立時透了風 猛來了公差人兩個 就向那店家問一聲
說傍黑進來人兩個 他進了你這客店中 你趁早把人交給俺
管保你平安無事情 你若是把他隱密住 準備着連累受不輕
話說這個開店的。就是一個婦女名叫辣加伯。開着這座客店。專爲招留外
方的客人。兩片小嘴。能說會道。他一見公差來到盤問。就順口答道。公差爺
們哪

辣加伯開口問一聲 說公差爺們您是聽 這晚上來了人兩個
下在俺奴家小店中 還沒有問他名合姓 忽聽得街上起了更
那時候城門沒關上 趁黑暗一溜出了城 出了城不知那裡去
您若要趕他別丟鬆 一遲延恐怕趕不上 這奴家說的是實情

那公差聽了這些話 就放開脚步出了城

話說那幾個公差。一聽這樣立時走出城去。順扑着若爾當河的大道。飛風似的。追趕那兩個探訪。這且不提。單說婦女辣加伯。早把兩個探訪藏在樓上。用柴草蓋好。所以公差們來到盤問。他就不慌不忙的把他們支吾走了。這以後把門關上。回在後樓。見那兩個探訪還沒睡著。遂向那兩個探訪說道。福民哪

稱一聲探訪是福民 我知道您是天主人 加納澣地方不長久
眼看着天主賞給您 這國裡本是嚴禁地 出一些英雄武勇人
那臨陣從沒害過怕 大大的不同現如今 這聽說你們兵來到
都嚇的腿肚轉了筋 知道是你們聖天主 一路上打仗幫你們
出厄日徒步過紅海 破敵國抄滅多些人 發顯的聖蹟無計數
真正是全能大純神 我深信他是真天主 掌管着天地萬物人

請大家如今發個誓 只有這天主看的真 您將來把這京城破
當留心保護我的人 我合家老少並親眷 都託靠你們來保存
如同我保護您一樣 總不許以後忘了恩 窗戶上定個繩索記
到那時別了認錯門 這房屋僅把城牆靠 咱說妥我好救你們
探訪說嫂嫂把俺救 當緊有俺的性命存 到那時把這京城破
準備着救你一家人 把你的舉家並親友 都叫到你家來存身
若他們出門碰着害 那也就不能怨我們 這三番九轉商量就
從窗戶緒下繩一根

探訪說罷。婦女辣加伯。就從窗戶裡緒下一根繩去。又囑咐探訪說道。你們抓住繩下去。爬到山上至少藏上三天。等着追趕你們的公差過去。然後再尋原路過河也。就遇不着禍了。說罷。這兩個探訪把繩抓住。溜下牆去。爬在山上過了三天。從亂草裡鑽出來一望。四外無人。急忙下山。順撲若爾當河。

渡口去了

這探訪下山快如風 順撲着渡口沒丟鬆 過去河見了約穌位
那一五一十把話明 約穌位一聽心歡喜 遂向着衆人說一聲
衆百姓您都預備妥 等三天就要快起營 這說罷到了第四天
約穌位傳諭衆百姓 司祭們抬着結約櫃 衆人們隨後跟着行
遠遠的離開結約櫃 怕當住前路看不清 您大家都要加小心
那改過遷善心要誠 都潔潔淨淨預備好 到明日天主顯奇能
這就減了加納澣 賞賜給你們過日生 天主的恩愛您知道
常常的不離您當中 結約櫃所以頭裡走 爲你們開路要先行
若爾當河水您別怕 只有這結約顯聖靈 能教您徒步把河過
如同那旱路一樣行 百姓們聽了這番話 那忙忙碌碌出了營
話說約穌位說罷。百姓們早已預備妥當。忽聽號令一响。司祭們抬着結約

聖櫃頭前上路。不多一時。走出去四百多丈。後邊的兵馬入口。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推車的。挑担的。頭頂肩背的。各按次序。擺成隊伍。陸續前進。上了路程。遠遠的一望。曲曲灣灣好像一條長虫陣勢。後邊還沒拔斷營根。前頭的結約聖櫃。就已經走到河岸了。

後一隊還沒離營盤	結約櫃已經到河邊	司祭們腳纔一下水
上流水忽然往上翻	那波浪滾滾湧上去	好像似珍珠倒捲簾
那越積越高水越上	就立起一座水晶山	那上流猛然漚下去
不多時斷流河底乾	司祭們抬着結約櫃	站在那河中不動彈
百姓們挨次把河過	就如同平地是一般	約穌位遵照天主命
早選定壯士十二員	這壯士每族選一個	十二族無僻也無偏
十二族人丁把河過	十二人就把石頭搬	把司祭脚下大石頭
十二塊全都搬上邊	就立在對岸扎營處	當作個記念往後傳

又把那上岸大石頭 十二塊到搬河中 間 栽到那司祭站脚處
爲記念過河河水乾 把兩處石碑立完畢 就向着百姓便開言
這立的兩處記念碑 傳留到後世萬萬年 他們要問起這碑記
當緊的細細訴根源 叫他們知道全能主 發顯的聖蹟這一番
這說着又把司祭叫 您抬着聖櫃出河間 這司祭一到河岸上
那忽然倒了水晶山

說也希奇。司祭抬着結約聖櫃。走出河去。剛登了上岸。那上流堆積如山的
立水。忽然倒下來了。如同天水開壩。飛泉傾地一般。霎時間上流傾泄。下流
漲平。若爾當河仍然浩浩蕩蕩一望無際。百姓們見了這個聖蹟。人人驚心。
個個稱奇。約瑟位立時傳命。到了葉里各東邊。加爾嘉地方。安營下寨。這就
要趁着機會曉諭百姓了。

加爾嘉地方安下營 約瑟位曉諭衆百姓 您大家今天親眼見

真正是天主顯全能 想當初先人出厄日 過紅海已經顯過靈
雖然您沒有親眼見 也知道傳言是實情 這若爾當河今天過
給過那紅海一般同 那起頭救出苦難地 這又叫進在福地中
這天主保護義撒爾 實在是恩愛無有窮 該把這聖蹟當表記
那萬古千秋留美名 到晚生下輩傳後世 忘不了天主這恩情
普世上外教能查考 也認識天主容易從 這一番言語您記住
再表表今天安下營 葉里各京城雖堅固 您別怕他們兵出城
只依靠天主來助戰 任憑他兵多別心驚 這四外先把城圍住
下回書再滅這座城

第二回 聖櫃顯聖傾京城

詩 葉里各城甚威風 從來不怕敵人攻 結約聖櫃繞七次
曰 不用攻城城自傾 倘若犯誠得罪主 上陣立時收回營

爲人莫把良心昧 自有真神看的清

話說葉里各的國王聞報。知道義撒爾人過河。天主發顯了聖蹟。把河水截斷。上流的水到捲千尺。下流的水飛奔直下。中間露出一條乾路。如走平地一般。嚇的國王魂飛天外。不敢興兵迎敵。光仗着京城堅固。糧草豐富。遂把城門緊緊關閉。一旦軍民人等都不許出入。定爲死守之計。諒是敵人有能。也飛不進城去。不料想約瑟位走到城下看了一遍。遂即出令。叫百姓們把城團團圍住。自己就在荒郊以外遊玩起來了。

約瑟位自己正遊玩 他默想一番又一番 這正是自己細思想
猛看見壯士在面前 這壯士打扮軍裝樣 那明盔亮甲身上穿
手提着寶劍往前走 大踏步眼看到跟前 約瑟位上前迎一步
問那裡來的小將官 你可是本營英雄漢 你或是敵兵到這邊
那壯士開口回言道 我不是世上將一員 天主的大軍我統領

奉天主差使到這邊 約蘇位一聽心害怕 就雙膝跪在地平川
他高聲說道我的主 你僕人在此聽聖言 壯士說此處是聖地
天主他親臨在此間 你快快把鞋脫了去 在這裡不許把鞋穿

約蘇位遵命把鞋脫 忽聽得天主發聖言

天主說道。約蘇位呀。我把這葉里各的國王。及城裡的軍民人等。都交給你
了。你先叫兵們擺成隊伍。頭前開路。再叫七個司祭各帶號筒。隨後跟從。再
叫四個司祭抬着聖櫃。挨着前進。末後再叫衆百姓跟着行走。每天遶城一
週。一連七天。天天如此。只許吹號。不准說話。到第七天該連遶七週。叫衆百
姓儘力吶喊。公同吹號。登時城墻塌陷。可從四面一擁而進。約蘇位聽罷。遂
向天主說道。僕人遵命了。

約蘇位謹把聖命遵 齊集了族長和鄉紳 把天主聖言全說透
叫他們遍示衆兵民 到了那正月二十五 這就是次日大早晨

約鯨位催定人和馬 都一隊一隊分派勻 那一聲號响上了路
遶着城陸續起了身 那人不喊來馬不叫 靜悄悄緩步往前奔
前邊的兵將頭裡走 後邊的百姓緊相跟 數不清人馬有多少
只看着一羣又一羣 那城上巡兵害了怕 立時就傳報到四門
滿城煙兵將全披掛 都上在城頭細留心 預備着敵人來攻打
那槍刀劍戟密如林 那知道仔細留心看 並不向城間來一人
圍着城走了只一遍 就回了本營不出門

城上的兵弁見他們這樣。人人稱奇。個個說怪。有的說這些義撒爾人不過是擺擺威罷。沒有大些本事。有的說這是使的什麼邪法子。這一回沒有中了用。七言八語的。也說不出長短來。末了有一位老人說道。你們不要把這事看輕了。他們這樣的舉動很古怪。不知道用的什麼暗計。不可不留心防備。說罷。各自歸班鎮守。這且不提。但說到了明天早晨。約鯨位又要催兵繞

城了

到了這次日天將明 約蘇位又催上陣兵 還給那初次是一樣
擺開隊又是轉京城 把京城四面轉完畢 就消消停停回了營
這一連六天這個樣 總沒有一人諮一聲 城上人先還都驚懼
這以後看着事稀鬆 就讓他常年圍着遼 也沒法進來這座城
因此這一睜也不睜 合城裡如同過太平 末了兒到了第七日
連轉了六遭還沒停 約蘇位就把百姓喊 喊一聲兵民您是聽
眼看這京城就要倒 你們要小心進這城 城裡的財物歸天主
因爲這不是您的功 倘若是違犯這個命 受了那連累罰不輕
城裡的婦女辣加伯 他待那探訪有恩情 他的那家口和親眷
也得救他的活性命 下閃的男女並老幼 都剪草除根一掃平
您如今再遶第七轉 要人喊馬叫吹號筒 百姓們領了這個命

走起來好比颶怪風。那人也喊來馬也叫。吹的那號筒不住聲。

這正是圍着把城轉。那城牆忽然如山崩。

列位。您看這葉里各是當時有名的一座大京城。城池堅固。兵馬強壯。糧草又富足。只要關上城門。守住險要。縱有千軍萬馬。加緊攻打。也是枉然。這光是繞城吹號。讓是吹破喉嚨。磨透鞋底。也是不濟事的。那知這第七次剛剛轉。忽然全地倒塌。城裡的兵民。壓死的不計其數。下閃那些活着的。光想逃命。就是沒處躲藏。那裡還有心打仗。這時候義撒爾百姓見那城墻坍塌。就如那天水開壩。黃河決口一般。哈啦一聲都進了城了。

葉里各忽然把城傾。義撒人哈啦進了城。這一面開刀把人斬。不論他人民合王公。那見一個來殺一個。連雞犬也都活不成。滿城裡人口千千万。就如同快刀去切葱。那一面救那店家女。單看那窗戶繫紅繩。救出那女人辣加伯。和他的家眷與親朋。

并一旦細軟應用物。都連挑加抗出了城。約蘇位這又下了令。各處裡發火不留情。忽然間滿城火光起。那通天徹地一片紅。燒的那房屋隨風捲。燒的那磚瓦到處崩。那死屍爛肉成灰燼。那樓台瓦舍一火平。那三街六市成荒廠。沒一處相似大京城。列位。您看這葉里各是歷來有名的一座大京城。那城裡的街道舖面。都是十分體統。那樓台亭閣。盡是官宦宅舍。平常時候。那遊人都是填街塞巷。如今一把火燒的淨光。只剩一片破磚爛瓦。真是可惜。約蘇位見這大功成就。遂把金銀銅鐵等物。存在聖庫以內。安置了辣加伯的家眷。又說了這座京城的舊址。不准後人再造新城的誓言。諸事完備以後。這又要平那臨近的城池了。

約蘇位要平別的城。遂派了探訪人二名。這探訪不往別處去。先走到近處哈意城。他見那哈意人馬少。不多時回來稟一聲。

說哈意不是嚴禁地 那兵馬又少又無能 破哈意不用全軍動
三千人就能把城攻 約穌位聽了他的話 因此就撥了三千兵
不料想哈意探訪隊 一得信回去就稟明 他立時遣兵去調將
那轟轟烈烈出海城 一走到兩軍交了戰 那殺伐都是很英雄
只戰了回合沒幾個 義撒人哈啦敗了營 真正是兵敗如山倒
個個人逃跑顧性命 就有那脚步走的慢 陣亡了三十零六名
約穌位得了這個信 他撕破衣服露前胸 那蓬頭失足污了面
他與那耆老聚一同 跪着那聖櫃苦哀告 我不信天主仁慈窮
萬不肯引俺把河過 交給那敵人他手中 倘若是叫俺如今死
還不如早些喪殘生 外教人見俺打敗仗 先毀謗我主無全能
鄰國裡傳開這個信 各國裡都要動大兵 那鄰國兵多我人少
叫我們那裡去逃生 這死了我們不要緊 怕傷了我主大光榮

約蘇位越說越難受 大動了天主慈悲情 遂大聲說道約蘇位
你起來聽我說分明 義撒人今天打敗仗 有一個緣故在其中
百姓們犯了我的誠 這條事我明你不明 葉里各城裡財貝物
原來是我的該充公 百姓們竟敢偷了去 那賊贓放在行李中
你要不查清罰他死 您想打勝仗萬不能 咱說到這裡住一住
下回書罰賊動酷刑

第三回 抄滅哈意城

詩 此一番來彼一番 或賞或罰不一般

曰 天主聖誠真可怕 小心遵守莫當玩

話說義撒爾的隊伍。被哈意的兵將打的一敗塗地。陣亡了三十六人。約蘇位得了這個信息。難受的撕破了自己的衣服。同這各族長們。蓬頭垢面的跪在聖櫃前邊。苦苦的哀求了一番。動了天主的慈心。遂向約蘇位說明義

撒爾人犯了偷盜。惹起重罰連累了別人。倘若不查出這人把他處死。是永不能打勝的。約蘇位聽到這裡。遂要大會衆百姓抓鬪查明辦理了。

義撒爾百姓出賊情 十二族抓鬪要查明 製就的鬪條十二個
各族的首事心裡驚 也不知賊出那一族 抓出來受罰就不輕
這正是各族來抓取 忽抓到如達一族中 十一族這纔把心放
如達族抓鬪再分清 按家數仍把鬪條製 家家都嚇的心裡驚
各家長來把鬪抓起 就當着衆人看分明 這賊人出在匝肋家
別的人這纔心安寧 這又把匝肋人幾口 製成這鬪條賭輸贏
一家人彼此糊猜訪 究竟是何人不知情 這抓起鬪來仔細看
正是那亞汗他的名 一些人都把亞汗怨 臊的那亞汗臉通紅
約蘇位出口把他問 你爲何胆敢這樣行 葉里各不是人能破
這財物都得全充公 你這也不是不知道 爲什麼辦出這事情

你牢牢實實對我講 從頭至尾你說分明 亞汗說不敢說虛話
寔在是怨我無正行 得罪了天主得罪你 又連累衆家好弟兄
那時候正當人馬亂 看見那東西眼發紅 就揀那體面大紅袍
偷偷的按在我手中 又把那文銀二百兩 五十兩黃金藏一同
只偷了這麼三樣物 現在我帳棚行李中

亞汗說罷以後。約穌位立時差人。走到亞汗帳棚裡。揀出這三樣東西。分毫不差。遂把這紅袍金銀。帶到約穌位及衆位耆老跟前。約穌位就把這些東西。拋在聖櫃前邊。表明這是褻聖的重罪。遂後就要出命拿人了。

約穌位怒氣呵一聲 遂把這亞汗捆上繩 又逮住他的兒合女
連他的旗幟與號筒 各樣的傢伙全抄淨 這末後還要拆帳棚
連偷的三件贓犯物 都解到亞何耳山中 約穌位遂說百姓們
您別給亞汗他留情 這亞汗犯了天主誠 連累了我們好弟兄

他今天理當受重罰。您各拿石頭把他撈。衆百姓早就心懷恨。這一聽有命更眼紅。那亂石一齊撇上去。就如同天上下雹冰。不多時石頭聚多厚。一家人死在亂石中。把死屍和他各樣物。都般在一齊發火烘。燒的那牛羊火裡跳。燒的那骨肉似油烹。那棚帳帶火飛天外。那什物噴烟射空中。那金條銀餅化成水。那山巖石壁燒成紅。這一家人口合財物。一把火燒的乾淨淨。這以後又在灰堆上。用亂石壘成一高峯。這地方叫做亞何耳。是因爲亂石起的名。把亞汗一家罰完畢。天主的聖怒立時平。就出命又叫約瑟位。現如今重新再興兵。天主命約瑟位領兵。再勦哈意城。用埋伏的計策取勝。大行殺伐。如同破葉里各城一般。但金銀財寶牛羊等類。准許百姓們各自取用。一概都不禁止。約瑟位領了天主的聖命。立時升帳。點了三萬精兵。遂把用兵的計策預備。

妥當。就分出五千人馬另爲一隊。埋伏在哈意城西密樹林裡。約蘇位親領着二萬五千人馬。就起營走了。

約蘇位去襲哈意城	遵主命點了三萬兵	先撥出五千人馬
埋伏在城西密林中	他自己領着兩萬五	那轟轟烈烈出了營
哈意君聞報把兵點	點齊了兵馬閃開城	傾城的人丁往外出
光剩下婦女和兒童	連城門也都不關鎖	惡很很來把敵人迎
一望見義撒爾兵將	哈意人吶喊不住聲	那兵勇如狼將似虎
那槍刀劍戟耀眼明	牻牛陣一齊擁上去	恨不能立時見輸贏
這義兵一見來的勇	他轉身就要敗回營	把後隊倒做前隊走
那前隊翻作後隊行	約蘇位隨後壓着陣	僅護着敗兵擋敵兵
哈意人不解誑閃計	當真的他是敗回營	一路上只顧窮追趕
那料想背後有伏兵	約蘇位看着離城遠	把藤牌高高只一擎

登時間伏兵全立起 那翻江倒海擁進城 上在那城頭把火放
哈意人回頭失一驚 就知道已經把城陷 遂勒馬領兵要回城
那伏兵出城來接戰 要想着進城萬不能 正要給伏兵來交仗
背後的逃兵成追兵 弄的這哈兵難出進 正夾在義兵營當中
他們也知道中了計 那裡還有心戰敵兵 這三衝兩闖出不去
就碰着刀槍把命傾 那義兵前後截着殺 他越殺越勇越眼紅
可惜是哈兵如山海 要想跑一個萬不能 那一刀一個如切菜
一陣子死在亂馬營 哈意的國王也要跑 被義兵活擒捆上繩
約蘇位派人先押解 叫兵們快忙進哈城 那兵將進城先動手
殺那些婦女和兒童 那逮住一個殺一個 就如同快刀去切葱
不多時就把人殺淨 那各街各巷無人丁 義撤人又把東西搶
別管他金銀鉛鐵銅 連那些牛羊驢騾馬 都載着東西出了城

把東西全都抄搶淨。一把火燒的滿城空。

列位，您看這一座哈意城。把人也殺淨了。東西也搶完了。房屋也都燒成灰了。末了又把哈意國王吊在十字架上。吊了一天。纔把死屍卸下來。這都是因爲他們行異端犯邪淫。招惹了天主的義怒。天主借着義撒爾人的手。罰的他們這樣利害。也不光是哈意和葉里各兩處這樣。就是加納、澣各國的君王。也都害起大怕來了。

義撒人滅了哈意城	各國裡君王心裡驚	那胆也寒來肉也跳
個個是寢食不安寧	左右的思想沒法救	忽然間就把巧計生
遂把那鄰國全請到	十幾國大會在一同	彼此都商量這件事
說義撒爾人真是兇	一來到滅了葉里各	他這又襲了哈意城
咱各自一國敵不過	那早晚也是被吞併	總不如趁早咱幾國
聚會在一齊結同盟	有了難彼此都相救	逢敵人大夥一齊撐

不許有三心共二意 弟兄們如同一母生 都同心合意去交戰
也你死我活落個名 衆國王一齊都說好 強似那低首去投誠
投了去不知受不受 先落個羞臊壞名聲 就讓他把咱收留住
那年年納貢勢難撐 那好了拿咱當牛馬 不好了又要來吞併
咱不如幾國合一國 拼上命陣前賭輸贏 十幾國眼看商量就
這就要立誓結同盟 有一國名叫加八翁 他不給衆國合同
情願意低頭去伏小 只覺着投降是正經 又恐怕投降不收救
他這纔又把巧計生 衆明公要知後來事 再歇歇喘喘續紅絨

第四回 血戰六年

詩

義撒爾是天主民

立心要滅異端人

曰

不怕敵兵千千萬

也須斬草除淨根

四句閒言勾開。書接前傳。上回說的加納澣各國君王。見那義撒爾人陷了

葉里各。又滅了哈意城。自知一國不能禦敵。就聯合了十幾國。立誓同盟。協力相助。誓要與義撒爾兵民見個你死我活。單單的加入翁國不以為然。自覺着抗順是個妙策。又想着近處的百姓。他們斷不肯收留。因此情出無奈。就裝起遠人來了。

義撒爾連滅兩座城	加入翁嚇的心裡驚	他知道打仗也是死
就不如早些去投誠	又恐怕住在鄰近處	不容易投順他的營
這萬般出在無計奈	忽然間就把巧計生	就選了幹員好幾個
裝就的遠人一般同	馬上的行李土多厚	腳上的鞋襪淨窟窿
帶的那乾糧石頭硬	那綠襪白襪長一層	那皮囊皮袋擦磨壞
臉上的泥垢洗不清	真像似遠行千里路	直來到義撒爾人營
這下來牲叩就求見	遂把那來意叙說清	說我們到此路途遠
早聞聽貴邦有威名	俺隔山隔水來投降	情願意修好不動兵

義撒爾軍民回言道 我同你那裡有交情 開口來就要講和好
想必是境內近百姓 您如今看着敵不過 就裝腔弄勢來投誠
加八翁來人回言道 我們可不是近百姓 在敝國聽說貴營裡
你們的天主顯聖靈 又聽說你們兵馬到 抄滅了多少堅固城
敝國裡人人要降順 俺這纔來到貴營中 一路上翻山又爬嶺
看鞋襪磨的淨窟窿 這乾糧也從家中帶 一路上就把白麪生
新做的皮囊合皮袋 磨壞了外層磨裡層 渾身上衣服是新的
只爛的不能擋寒風 在路上受了些些苦 到如今纔到貴軍營
遠來人不敢說虛話 現有這憑據可証明 加八翁說罷情理話
約蘇位信以爲實情 這兩國對面立了誓 就永修和好不動兵
加八翁得意回家去 把列國氣的眼睛紅

加八翁投降以後。亞多尼國得了這個信息。遂把鄰近的四駕國王。會在一

齊說道。義撒爾的兵馬陷了葉里各。滅了哈意城。這又連合了加八翁。這加八翁的民兵。又十分驍勇。萬將無敵。如今被他們連合了去。倘若惹起事來。誰能敵擋得住呢。不如咱們五國的人馬。合成一氣。從五路進攻加八翁。是爲妙策。那四駕國王一齊答道。大王說的便好。我們要興兵助陣了。

加八翁投了義撒營。惹的這五國興了兵。五國兵分開五條路。都進攻加國一座城。那千軍萬馬一處聚。四面子圍的不透風。加八翁自知敵不過。暗差人進了義撒營。一走到見了約蘇位。就苦苦哀求發救兵。說前天蒙恩收留俺。倒惹那五國圍了城。求主帥發兵快打救。憐念俺小國是同盟。約蘇位一聽惹心動。就火速點齊部下兵。那耀武揚威出了隊。乘黑夜闖進敵人營。正乘着敵人無隄防。不知道那裡來的兵。進營來亂殺亂喊叫。一陣子五國炸了營。顧不的披掛去上馬。都嚇的兵刃順手扔。

光知道逃命快忙跑。那裡還有心去衝鋒。義撒爾兵將緊追趕。那喊殺連天不住聲。直追到一個山坡下。這山名就叫拍托隆。還沒有走到亞則加。正趕到一個曠野中。那敗兵跑的汗如雨。直饒的一步也難行。忽然間天上烏雲滿。那兵兵兵下雹冰。那雞蛋大來拳頭大。砸的那敗兵血流紅。殺死的已經就不少。砸死的這又多幾成。還有些帶傷逃跑的。約蘇位領兵又追蹤。可惜這天色已經晚。那太陽將落月將明。他看着敵兵沒殺淨。

忽然把太陽喝一聲

話說約蘇位正在追殺的時候。看着天色已晚。還沒殺淨敵人。就在陣前大聲喝道。太陽月亮速止。說也希奇。那太陽月亮本是無靈之物。却倒聽命。立時停止。一個懸在西天不下。一個懸在東天不上。這一天却長了六個時辰。自古及今。沒有比這一天再長的。這且不用細講。單說約蘇位見那太陽月

亮應命止住。遂又領兵追殺了去。

約蘇位止住太陽星。率領着勝兵追敗兵。那追上一個殺一個。追上那兩個二命傾。殺死的殘兵無計數。那鮮血流的遍地紅。那五駕國王無處躲。一個個嚇的鑽窟窿。

哎。那裡有這麼大的窟窿。能容得這五駕國王呢。列位。您是不知。這五駕國王。被義兵追的躲身不及。藏身無地。忽然跑到瑪格達城外。見有一個石洞。自覺這是掩飾地方。儘可以保存殘生。豈知這一鑽洞。鑽的不妙了。

五駕王鑽在石洞中。却被那追兵看的清。約蘇位立時出了命。用石頭把這洞門封。派兵們把住洞門口。再往前追趕殺殘兵。只剩的殘兵沒多少。都跑進鄰近一座城。這時候不便再追趕。立時就鳴鑼收了兵。仍回在瑪格達城外。搬開那洞門看分明。那五駕國王還在內。拉出來立時動殺刑。把五駕國王全殺死。

這轉身又攻瑪格城。把城裡人民都殺淨。搜搶的東西一掃空。這以後天天把仗打。三天收服了十一城。就想着這番交的戰。嚇壞了各國兵馬營。就可以收兵息了戰。叫各人回家享太平。那知道人多不懂事。還有些國王楞頭青。亞索爾國王他爲首。十幾國聯合結同盟。這立時就要把兵點。他誓要滅這野百姓。話說亞索爾國王固執不服。就糾合了十幾國。自己出頭做個盟主。命各國自備糧草。點齊了兵馬。從各路進發。遠遠的一望。真正是四面旌旗遮天。八方人馬蓋地。浩浩蕩蕩一擁而來。不多幾時聚在黑龍地方。一齊安營下寨。那兵將都是如狼似虎。個個咬牙切齒。人人摩拳擦掌。專等着廝殺。義撒爾兵民見他們這樣兇勇。也是嚇的胆顫心驚。天主遂向約瑟位道。約瑟位呀。約瑟位莫要心胆寒。你別看他們兵如山。他們是個個來投死。你領兵抄殺不容寬。約瑟位領了天主命。就立把天主聖命傳。

義撒爾全軍靠天主 起了營如同一溜烟 那生死不怕往前闖
直闖到敵人營裡邊 碰着人這就舉刀砍 遇見馬也要使箭穿
那戎車以上把火放 驚了馬拉起一溜烟 那敵兵不知就裡事
都嚇的東跑又西竄 義撒爾兵隊緊追趕 殺的他人覆馬也翻
隨路上鮮血流滿地 各處裡死屍染黃泉 多些城全都隔不住
長人國難脫刀下慘 從此後常常把仗打 那接接連連整六年
奪的那財寶無計數 得的那東西堆如山 共滅了三十零一國
那城鄉全成地平川 這以後戰事雖然少 加納漣還沒全滅完
光爲的義兵威名大 他不敢起事惹禍端 只爲的地方穀居住
十二族分地把家安 要問這誰分那一處 咱歇歇再說下一篇
第五回 分居後臨終遺囑

世事倒倒顛顛 人情覆覆翻翻 天長日久多變遷 誰肯飲水思源

鳥之將死鳴哀 人之將死善言 聖人臨終留真傳 牢牢記在心間
話說約瑟位自從接位以後。領着義撒爾人過了若爾當河。進到加納泮境。內天天打仗月月對敵。六年的血戰。掃平了三十一國。雖然還有沒剿滅的人民。也都不敢輕看義撒爾人。各處地方平安無事。這已經到了耀德不觀兵的時候。天主就要踐起從前的約來。把這福地分給十二族百姓。就向約瑟位說道。約瑟位呀

加納泮大半已平安 也不用儘是起爭端 這地方已經穀居住
十二族分開也算寬 現如今你也年紀老 該趁早分居把民安
百姓們有了家合業 也可以共享太平年 我給你先祖立的約
這一次定要符前言 你如今遵照我的命 把各族傳到你跟前
遵照着每瑟定的例 十二族抓鬮分莊田 約瑟位聽命不怠慢
遂把這天主命令傳 不多時把人都傳到 就把這鬮條預備全

任憑這各族來抓取。那抓好抓歹任命攤頭一抓就是右達族。他抓的巴肋斯南邊。那地面寬大土又好。右達這族算佔了先。

話說右達族頭一抓就抓了這麼一塊好地方。這不是他自己的私情。也不是別人的偏向。原是天主揀選他爲民間的望族。後來歷代的帝王都出在他這一族裡。到了救世主降生。天主耶穌也降生在右達這一支派裡。右達族不但抓的地方美好。他的人丁將來也比衆族興旺。這是後話。不要多講。且說右達族抓了以後。各族又都輪流抓取。抓罷以後。都是心滿意足。並無一人爭長論短。單是勒未一族專管祭獻。就不在這以內了。

勒未族專管把祭行。這祭獻天主心要誠。怕的是一樣分產業。那有地有土不能耕。所以叫各族進貢獻。都供給勒未一族中。爲給這一族安家眷。另外又撥出幾座城。城以外五里供牧養。爲安插牛羊合畜牲。把福地抓闔分安當。就各歸本地謀營生。

惟魯本加德瑪納色 兩族半早已住河東

爲什麼這兩族半不抓鬪。就先住在河東呢。因爲每瑟聖人從十餘年前已經分定魯本加德兩族在若爾當河東邊。又分定瑪絕色一半在河西。一半在河東。所以魯本加德和瑪納色半族。一來到了若爾當河。就把家眷牛羊牲口都安插在河東了。光是能上陣的壯丁。隨着約瑟位過了若爾當河。凡一些上陣衝鋒的事情。都是他們攻打頭陣。奪得頭功。及至平淨了地方。罷兵息戰。約瑟位就把他們叫到跟前。囑咐了一番。降福了他們。遂叫他們渡過河去。合家團聚。永享太平了。

這兩族半人歸河東 要合家團圓享太平 過河去先把高臺壘
壘了座高臺甚威風 那高臺以上寫大字 明朗朗大字寫的清
上寫着東西河兩岸 十二族分居是同宗 昔日裡我祖敬天主
到後來輩輩要欽崇 築高臺沒有別的意 單爲的祖傳孫受承

築罷這高臺垂永久 實指望後來享太平 那知道十年未曾過
約穌位得病就不輕 自覺着年老病難好 這一次天主要收靈
遂把這百姓都叫到 就向着他們細叮嚀 我如今已經年老邁
在紅塵世界不久停 趁着我現今有口氣 我有話細細向您明
因天主要把前言踐 遂把這敵人一掃平 您雖然上陣也打仗
並沒有多費您的功 現如今得了這福地 各樣的事物都現成
人家的房屋您居住 您沒有修城也住城 這良田美地誰開墾
到時候收割倉滿盈 那葡萄鮮菓您不種 您一筐一籃進家中
自從您進了這福地 有多些奇恩數不清 這都是天主賞賜您
您該當怎麼報恩情 天主的十誡該全守 每瑟的規矩該遵行
不小心倘若犯了罪 就阻擋天主大恩寵 這四外鄰國是外教
這樣樣都要躲避清 別隨着他們立壞表 別跟着少年學淫行

別信了異端拜邪像 別因爲愛好結親情 要入了他們圈和套
天主的義怒罰不輕 莫論這福地不常住 連性命也都活不成
我說的都是實情話 恐怕您當成耳旁風 現如今我先立個誓
我合家人口不改更 到死要欽崇一天主 全遵着天主命令行
也不知你們怎麼樣 你們是敬主敬神靈

約瑟位說罷。百姓們聽了這番言語。齊聲答道。我們定是一心欽崇天主。情願受死。是萬不能恭敬邪神的。天主又是我們祖宗的大主。又領着我們出了厄日多國。一路上發顯了無數的聖蹟。纔引到這個福地。這都是我們親眼目睹的。已經親身受過多大的恩典。蒙過多大的仁慈。還能轉眼就忘了麼。總統不要掛心。我們只能欽崇一個天主。萬不能再敬邪神的。約瑟位說道。你們別說大話呀。

你們的大話要少言 那說着容易做着難 我怕您說到做不到

風閃了舌頭惹人嫌 我們的天主至忠信 他立的誠命不虛言
倘日後您把邪神敬 他的那降罰萬分嚴 誰有了三心並二意
那一次他都不容寬 百姓說這事俺知道 請總統不必掛心間
明白人不做糊塗事 那辜恩負義太不賢 天的主恩愛深似海
怎肯把天主捨一邊 約穌位聽罷這些話 便向着衆人開口言
說你們既有結實志 就可以立誓天主前

說你們奉事天主。既有這樣結實主意。就可以在天主台前立誓。說罷遂叫人把一塊大石頭。架在聖台旁邊。橡樹底下。立在那裡。又向百姓們說道。這是你們自己要奉事天主。並不是別人勉強的。倘若日後失了信德。這塊石頭就是你們的見證。約穌位說罷。就辭別了衆人。回在家下。就一病不起了。

約穌位年老力衰殘 回家去得病是難痊 各樣的醫藥不見效
他臥床不起好幾天 這享壽一百一十歲 那靈魂悠悠離世間

約蘇位自從去世後 那時候不多沒幾天 大鐸德厄勒亞撒爾
也相繼而亡染黃泉 他的那長子費內愛 又陞了鐸德接着傳
自從那每瑟出厄日 直到這分居福地間 這算是一部總統傳
民長傳隨後緊接連 要問那出些什麼事 那世世代代有變遷
咱說到這裡住一住 民長傳隨後另開端

民長傳

第一回 亞阿得刺莫王

詩 世人生在天地間 天主即是大根原 有根無枝能再發
曰 有枝無根生活難 平安時候忘天主 離開天主不平安

一旦苦求恨前罪 根原又得重相聯

說的是約蘇位臨死以前。怕自己死了以後。義撒爾人恭敬邪神棄捨了天主。所以諄了又諄。問了又問。見他們有了結寔主意。纔把一塊大石頭立在聖台旁邊橡樹底下。當了他的見証。但看這樣。也相似永不離開天主恭敬邪神了。那知道約蘇位死了以後。不上十年的工夫。前輩的老人陸續死淨。後輩的幼童慢慢的成人。風俗越變越壞。人心越學越弄。給從前大不一樣了。

約蘇位死後不幾年 義撒爾百姓失真傳 也不知因何出厄日

也不知怎麼紅海乾 怎麼樣天主立十誡 怎麼樣來到福地間
發顯的聖跡全不問 都忘了天主大恩典 又不想祖宗在曠野
受盡了辛苦四十年 都自幼生在福地內 不缺那吃嗑不少穿
那花街柳巷各處去 那安逸快樂好清閒 起頭和外教人來往
後來就愛好結姻緣 可惜是娶了外教女 也隨着他們拜神仙
慢慢的成了異端教 却把這天主捨一邊 這天主也把他們捨
總也不保護施恩典 任憑那敵人行霸道 那苛刻一番又一番
催他們徵納錢糧稅 只逼的東跑與西顛 這開的一點沒法過
好像似啞吧吃黃連 這時候纔知求天主 都哭哭啼啼跪主前
苦求的天主慈心動 選了位民長救艱難

這就是民長的起頭。當知道民長不是一國的帝王。不過是民兵的一個大總統。凡執掌兵權。保護國法。料理雜務。都由他作主。在位的時候。通國裡也

都推尊他。一卸了任。或是病故了。他的那權柄地位立時消除。也不能傳子傳孫。這樣的民長。得有極大的本事。或是百姓們公舉的。或是天主親自揀選的。或是自己親身承担的。上頭說的這個民長。是天主揀選的。名叫阿多尼。生在降生前一千五百五十四年。就是中國商朝仲丁時候。正當墨索玻大米亞國王在位。苛刻的義撒爾人很苦。阿多尼一領了天主的聖命。立時就要救自己的難民了。

阿多尼領了天主言	他要救百姓大艱難	見百姓衰弱胆又小
那威風大不如從前	墨索玻兵馬一來	都嚇的渾身打顫顫
明知道打仗不得勝	預先裡請罪受轄管	都低頭下氣當奴婢
到如今受苦正八年	阿多尼見民受這苦	實在是心裡發痛酸
這既然領了天主命	他立時就把百姓傳	叫百姓悔罪歸正道
都恭敬天主棄異端	他這擺興兵動了衆	親領着隊伍出營盤

正衝着敵人殺下去。只殺的人覆馬也翻。把失的舊業奪在手。
把徵的錢糧還了原。這一場血戰名聲震。墨索玻再也不犯邊。
義撒爾百姓心歡喜。這安享太平四十年。各族裡也都敬天主。
把邪神全都棄一邊。阿多尼忽然去了世。百姓們立時又變遷。
這從新又把邪神敬。都捨了天主行異端。天主又借着惡王手。
叫百姓重新受艱難。

自古以來。大概人心都是這樣。擔不起久享世福。世福長了心就要壞。犯起罪來。就把自己的恩主忘了。所以天主又用苦難提醒他們。指引他們。叫他們重新認識天主。報答天主的恩典。俗話說。人窮反本。這話再是不錯的。請看外教人。平常時候都是呼神喚鬼。不是廟裡燒香。就是寺裡禱告。沒有一個依靠天主的。一有了危險。或是在船上遇着暴風。或是在窪裡攤着雹水。眼看就死。那就要呼喚天老爺救我了。沒有呼喚別的鬼神的。可見天主加

給人患難。是爲人有好處的。這一次義撒爾人犯了大罪。天主又借着莫亞伯國王的手。同着亞蒙人。一齊興兵來罰他們了。

莫亞伯亞蒙興了兵。都來伐義撒爾百姓。義撒爾這邊沒主將。一上陣立時亂了營。被敵人殺的無計耐。情願欲服小救殘生。只弄的當牛又當馬。那納糧供役不能撐。這一連受苦十八載。那叫爺悲娘也不應。無奈何想起真天主。進聖堂個個放悲聲。哭求的天主慈動心。又選了一位大英雄。

這位英雄名叫亞阿得。是本雅民的後代。生在降生前一千四百九十六年。就是中國商朝祖辛時候的生人。他的本事。兩手不分左右。使槍弄棍。一樣的輕快利便。他打了一把純鋼的短刀。杷也很短。只有一手掌長。暗藏在戰袍底下。就奉了差使。上莫亞伯京城進貢去了。

亞阿得進貢到京城。見國王對面把禮行。行罷了臣禮進貢獻。

那金銀珍寶向上呈 只等到國王收貢禮 就連忙退朝往外行
這剛說辭朝就要走 他轉身又把殿來升 說國王臣有機密事
請迴避左右奏分明 這國王信了他的話 叫左右人等退朝中
亞阿得雙膝向前跪 早把那刀杷按手中 這國王見他奏密事
遂離座向前仔細聽 亞阿得見王來的近 那鋼刀正對王的胸
只聽得撲楚一聲响 那連刀帶杷進腹中

莫亞伯王是個胖子。連刀帶杷一齊攔在肚裡。那肥肉遂把傷口塞滿。連血也沒淌。立時倒斃在地。亞阿得見外邊沒有動靜。就把屍身仔細驗了一遍。是真死了。輕輕的把前門鎖上。遂從後門。一溜烟的跑到若爾當河去了。

亞阿得刺死莫國王 滿朝裡迴避不隄防 武侍衛只在朝外等
不知道朝裡短合長 只因為等的時候久 就隔着門縫細端詳
裡邊的動靜瞧不見 又沒人呼喚把聲揚 因此這心裡很焦燥

就假裝咳嗽喀啦噲 各樣的法子都使盡 很覺着等的時候長
就想是出了什麼事 扭了鎖開門往裡闖 這進去就向裡邊看
見國王騎在金殿上 文武官一見這個樣 就嚇的個個着了忙
仔細看已經不喘氣 摸了摸渾身又冰凉 纔知道國王宴了駕
百官們立時亂朝綱 霎時間凶信傳出去 那軍民人等都驚惶
這京裡京外正害怕 亞阿得領兵動刀槍

書上交代的明白。亞阿得自從刺死莫亞伯王。把前門鎖上。從後門出去。一溜烟的走到若爾當河。渡過河去。上在山上。吹起號來。把四外的兵馬聚在一處。擺成隊伍。自己一馬當先。指向三軍說道。天主把敵人交到我們手裡了。快跟我來呀。

亞阿得率領義撤兵 他一馬當先出了營 那鼓角喧天驚破耳
那槍刀劍戟耀眼明 數不清人馬有多少 光看着旌旂遮滿空

那浩浩蕩蕩往前走 不多時來到莫京城 莫亞伯兵馬無人管
一見了敵兵亂了營 亞阿得催馬往前進 走過去殺成血衚衕
不管他男女共老少 那一刀一個不留情 殺的那死屍滿了地
跑了的已經沒踪影 這一陣打敗莫亞伯 八十年太平無事情
百姓們也都敬天主 把異端全都棄絕清 因此這總沒遭橫禍
家家都平安過日生 過了這八十年以外 亞阿得去世送了終
義撒爾百姓沒人管 不幾年犯了舊毛病 仍舊的又把邪神敬
棄捨了天主不恭敬 到後來遭了大禍患 受的那苦辱更是兇
咱說到這裡歇歇罷 下一回咱再續紅絨

第二回 送夢釘

詩

睡裡夢裡要救命

想着救命別做夢

曰

無命做夢也是死

夢中一釘把命送

上回書說的亞阿得做了民長。刺死了莫亞伯王。打敗了敵人。義撒爾人也都改邪歸正。熱心恭敬天主。得了八十年的平安。到了亞阿得一死。義撒爾百姓無人管束。慢慢的老毛病又犯起來。仍舊弔在罪窩裡。天主把手一鬆。那加納幹國王名叫雅賓。這要興兵來伐他們了。

加納幹國王興了兵。定要伐義撒爾百姓。大將軍名叫西撒拉。他萬將無敵是英雄。鐮刀車帶着九百輛。馬步隊也有幾百營。進境來無人敢敵擋。那搶物擄人一掃空。只鬧的百姓沒法過。那東奔西逃不聊生。這一起纔說搶了去。那一起又來動刀兵。這一波未平一波起。那接接連連二十冬。百姓的苦處說不盡。總沒有一天享太平。這萬般出在無計奈。又想起天主是全能。都哭哭啼啼求天主。天主的仁慈是無窮。一聽得百姓苦哀告。就發了慈悲施恩情。揀選了一位女民長。真是個先知女魁英。

要問這女長是那個 德玻拉就是他的名 他丈夫名叫拉必多
就生在額發拉族中 他斷事真正如神鑒 那存心又是極公平
十二族人人都佩服 公舉爲民長理事情 他沒有衙門理公事
也沒有公堂問案情 巴耳瑪樹下設下座 各樣的詞訟斷的清
百姓們稱揚女民長 到處裡讚美不住聲 這一日出了天主命
就叫這民長救百姓

女民長德玻拉。這一天領了天主的聖命。遂把巴拉克傳到跟前。向他說道。
天主叫你把厄弗大里和匝布龍的精兵選拔一萬。領到大博爾山上。往下
衝殺。天主已經把西撒拉的兵馬戰車。都送到你的手裡了。巴拉克答道。你
要和我同去。我便情願奉陪。若是民長不去。我怎敢担這個重任呢。德玻拉
道。這却不難呀。

我和你同去却不難 可給你獨去不一般 我既然同你一時去

立了功與你無相干 只因爲大將西撒拉 在婦人手裡染黃泉
來來來咱都把馬上 我同你一齊到那邊 這說罷上馬就要走
不多時來到兩族間 把一萬人馬點齊備 又翻身在馬戰鞍
拿起那鞭梢只一指 遂即站立在三軍前 衆人們遠遠只一望
見他賦真正不俗凡 明晃晃銀盔頭上戴 威凜凜金甲身上穿
渾身的披掛都可體 那人又精神馬又驪 衆軍士看見都喝采
不多時號令一聲喧 領起這三軍往前走 那按班就序上了山
西撒拉那邊人一看 這兵馬如林旗遮天 只聽得人喊馬也叫
好像似海倒江水翻 就知道義兵來交戰 不得不出隊迎向前
點齊了大隊人合馬 鑣刀車駕起一溜烟 那耀武揚威往前進
真叫人望見心胆寒 德玻拉登高只一望 就向着將士便開言
德玻拉說道天主定的時候到了。西撒拉前來送死。你們有天主的指引。怕

他怎的。巴拉克一聽這話。立時壯了胆氣。一聲號令。領定一萬雄兵。從山上衝殺下去了。

巴拉克領兵下山崗。衝開了敵人動刀鎗。把畫角吹起騰殺氣。那戰鼓催的陣陣忙。西撒拉軍隊害了怕。那骨酥筋軟不能當。就棄甲曳兵道要跑。把戰車拋在路當陽。西撒拉看着敵不過。跳下那車來也遠揚。真正是兵敗如山倒。無數的逃兵着了忙。巴拉克領兵緊追趕。只追的敗軍沒處藏。追到了一座小土城。大動了殺伐把人傷。殺死的敵人無計數。鐮刀車奪得九百輛。西撒拉頭暈眼也黑。也不知跑到那一方。猛看見路傍有帳篷。就站住脚步細端詳。不知道這座帳篷內。歇一歇是福是災殃。西撒拉心裡正懸念。有一個婦人出帳房。

這個婦人是誰呢。就是哈伯爾的妻子。西奈阿的族女。名叫雅黑耳。他家給

加納幹王雅賓相好。給西撒拉素日也有交情。從前見過一面。如今見了還能認的。這時候西撒拉站在帳篷外邊。正想着歇歇。就是不敢進去。那人婦雅黑耳出來帳篷一看。是西撒拉就向前迎了一步。說道將軍呀。

雅黑耳婦人出帳篷。一見了將軍向前迎。說將軍進帳歇歇罷。

這草帳以裡無敵兵。西撒拉見是雅黑耳。原來是故人有交情。

看了看後邊無人攔。他轉身一溜進帳篷。他躺在床上就要睡。

又覺着口渴不能撐。這婦人遂把奶茶遞。他接過奶茶嗑一盞。

就叫聲嫂嫂多感謝。我再請嫂嫂守帳篷。倘若有人把你問。

你就說這裡無逃兵。我如今身體很乏倦。只得是歇歇纔能行。

婦人說這事我知曉。請將軍不要掛心中。就讓是有人來訪問。

小婦人一面能應承。你只管大胆床上睡。我拿件氅衣把你蒙。

雅黑耳說罷。遂拿了一件氅衣。把他蒙上。不多一時。就呼呼的睡到夢中去。

雅黑耳雖給加納瀚人交好到底比不上義撒爾人骨肉的至親。猪蹄子煮一百滾。沒有向外彎的。所以不管他的交情長短。就一心要替義撒爾人報仇了。

西撒拉大將睡夢中 雅黑耳報仇巧計生 他右手拿着鉄錘子
左手裡拿着大鉄釘 輕輕的腳步向前走 假裝着咳嗽好幾聲
那試探一遍又一遍 左右的不見有動靜 大鉄釘對着太陽穴
鉄鎚子下去沒留情 只聽着撲的一聲响 那鉄釘入腦兩頭通
這一釘不至要緊。把一個智勇雙全的猛將。送到永別的夢中去了。那裡還能醒轉過來呢。雅黑耳婦人仔細看了一遍。已經是死甦了的。也不再看他了。就站在帳篷以外。遠遠的瞭望。不多一時。巴拉克追趕下來。雅黑耳向前迎了幾步。底聲說道。來呀來呀。我領着你看看逃軍罷。

說來呀來呀往前奔 我領你進帳看逃軍 巴拉克不知什麼事

他翹腿蹣腳進帳門 正伸頭縮腦往裡望 他哎吆一聲嚇死人
猛看見大將西撒拉 那死屍倒在地埃塵 太陽穴兩邊分左右
被大釘穿透血淋淋 那花紅腦子流在地 渾身的勇武全歸陰
巴拉克見那大將死 也立時收兵謝主恩 義撒人這次得了勝
那威名從此大十分 別的那國裡來交戰 那除了敗走也無門
義撒爾百姓從此後 又平平安安過光陰 那知道得了安樂日
還是除不了舊病根 天主的義怒又要起 仍舊是借端罰他們
加納瀚雖然不敢動 瑪弟盎起事更嚇人 義撒爾百姓再遭禍
天主要不救難保存 下一回亂子鬧不小 請一請歇歇續綸音

第三回 瓦罐陣

詩、 上陣只用三百兵 瓦罐一响破敵營
曰 吹號雖是人的力 若非天主無此能

說這義撒爾人仍舊犯罪得罪天主。天主又要照舊的罰他們。就借着瑪弟
盜人的兇狠。進境滋鬧。抄搶擄掠無所不爲。春三月耕種的時候。也不來搶
奪。一到莊稼成熟。他們就携家帶眷。趕着牛羊駱駝。成羣合隊的來在地裡。
搭上篷帳。放開牲口。故意的糟蹋莊稼。鬧的義撒爾人東跑西竄。不敢在家
居住。只把莊稼糟蹋淨盡。他們這纔回去。一連幾年。並沒一升半碗的收成。
百姓們苦不堪言。整天啼哭哀號。天主見他們這樣。又動了慈心了。

這天主憐念百姓們 見他們受苦動慈心 打發位天神降在世
要選個民長救他們 格得央正在橡樹下 他收拾麥子防敵軍
天神就現形猛來到 稱一聲壯士義撒人 只有這天主同你住
你自有天主常保存 格得央一聽回言道 那既然同住不能分
瑪弟盜爲何來攪鬧 天主就不來救我們 天神說雖然這個樣
天主總沒有捨了您 現如今就要差你去 從惡人救出天主民

格得央就說我不懂 我有何能幹去救人 天神說這事你別怕

全在有天主助你們 瑪弟盜別看人馬衆 小孩子也能勝三軍

格得央說。你說的這話。我也不是不信。但求你留下一個憑據。叫我也有個分曉。到底你是天主差下來的。天神不是你傳的。是天主旨意。不是。請你在此屈等一時。待我把祭物拿來。替我行個祭獻。做個質証。纔是。天神答應說。是罷。格得央見天神允許。就回家預備祭物去了。

格得央轉身回家中 宰了腔牡羊做犧牲 沒酵的饅頭裝筐內

再把那肉汁鍋裡盛 這一齊端到橡樹下 在天神面前交代清

天神叫攔在祭台上 把肉汁澆在正當中 各樣的祭品都齊備

天神就把箸拿手中 他拿起箸來只一夾 那祭台以上被火烘

把羊肉饅頭都燒化 也不見天神那裡行 格得央一見心害怕

知道是天主顯全能 他從此遵奉天主命 這起頭就毀假神靈

這假神靈不是別人敬的。原是格得央的父親敬的巴耳神。格得央白天裡不敢明毀。到了黑夜之間。就把巴爾神。連神台一齊拆毀。又把四外的樹木一概砍倒。又宰了一頭小牛當做祭品。放在祭台以上。把砍的樹也架在上頭。一把火燒了。祭獻了天主。從此以後。他那勇心倍發。專心要滅瑪弟盎人了。

新選的民長格得央 他一心要滅瑪弟盎 這正當首夏清和日
那麥浪翻空餅餌香 千萬頃麥子都要熟 眼看就收割上了場
瑪弟盎大隊人和馬 忽然間渡過若爾當 揀了個山溝下了寨
任他意各處去抄搶 好容易做成一碗飯 被人家奪去不能嘗
格得央一見這光景 他氣的眼中冒火光 就吹起號來齊人馬
把人馬聚在正常陽 他懇求天主顯靈驗 好叫這民心有主張
話說格得央吹起號來。齊集了自己的家丁。又會齊了瑪納色亞色爾匝布

隆乃福大理四族的人馬。就當着衆人懇求天主道。天主要真叫我救義撒爾百姓。我把這張羊皮攤在晒場上。一夜露水濕透羊皮。不濕餘地。這就算憑據。到了次日早晨一看。果然羊皮濕透。餘地都是乾的。又求天主道。我再攤上羊皮。一夜羊皮不濕。但濕餘地。就是真叫我救義撒爾百姓的明証。又到了次日早晨一看。果然羊皮不濕。餘地都是濕的。一連兩欠聖蹟。衆人見了。個個佩服。格得央這就要領兵上陣了。

格得央遵旨興了兵 率領着三萬二千名 走到那哈拉得山下
就止住三軍札了營 瑪弟益來兵十三萬 他札在嶺北山溝中
這兩軍單等來撕殺 忽聽得天主喊一聲 出口來就說格得央
你不用這麼一些兵 誰害怕你叫誰先去 那越少越好兵越精
您兵多仗恃自己力 就忘了天主是全能 格得央一聽下了令
很多人告退回家中 剩下的兵馬只一萬 天主說人多還不行

叫他們山溪去嗑水 你看準式樣挑精兵 那跣着嗑的都裁去
把捧水嗑的留在營 格得央遵命這樣選 一萬兵選了三百名
下剩的全都發回去 光領着三百回了營

却說格得央領着這三百精兵。回了本營。當天晚晌。天主就命格得央去查探敵營。格得央領了天主的聖命。帶着一個親兵上在嶺上。一望見那瑯弟。盡人多的如蝗似蝻。料想對面下山不甚穩當。遂找了一個轉路。就攀藤附葛。或走將下去。只聽得棚子裡有人說話。仔細聽來。這個說大哥呀。

棚子裡夜晚有人聲 格得央站住仔細聽 先聽着有人叫大哥
他叫着大哥把話明 說昨夜做了一個夢 不知道夢兆吉合凶
我如今向你講一講 請大哥解解這夢情 我夢見饅頭只一個
在火裡燒熟熱騰騰 從山上滴溜滾下去 碰倒了帳棚平了營
那個說這夢不好了 那不主吉來單主凶 饅頭是格得央的劍

那帳棚就是我們營 饅頭把帳棚全碰倒 是把咱交給他手中

格得央一聽這番話 就跪謝天主大恩情 兩個人轉身找原路

那彎彎轉轉回了營

格得央同着一個親兵。回了本營。把三百人叫醒。分成三隊。各人應用的器械。也都預備妥當。就吩咐他們說道。你們只顧看樣學樣。不許你們自出主意。我吹號筒。你們已吹號筒。我擊破瓦罐。你們也擊破瓦罐。我舉起火把。你們也舉起火把。我一聲吶喊。你們也一聲吶喊。這樣分派妥當。就分開三路出營去了。

格得央夜間出了營 率領着只有三百兵 三百人上陣分三路

三下裡圍住敵人營 走到那陣脚停足站 不多時一齊吹號筒

三百個號筒吹破口 三百個瓦罐响丁東 三百個火把全舉起

三百人吶喊不住聲 那一齊吹來一齊响 那一齊舉火一齊明

辨不清人馬有多少 好像似石裂山也崩 就如同天兵下了界
那千軍萬馬殺進營 瑪弟盎立時亂了陣 光覺着滿營是敵兵
都想着殺開一條路 竄出去早些快逃生 就亂砍亂剝自殘殺
那越殺越聚人越擁 格得央精兵三百個 都站在陣腳壓住營
那也不攻殺也不躲 光都敲瓦罐吹號筒 越吹越敲他越亂殺
殺死的人馬數不清 下剩的殘兵和敗將 找舊路逃走不敢停
話說瑪弟盎人正跑之間。乃福大理。亞色爾。瑪納色。三族的人馬。見瑪弟盎人逃跑。隨後追殺。格得央一面催兵追趕。一面差人叫額法英族的人。把人馬扎在若爾當河那邊。截住渡口。瑪弟盎人一到這個地方。就插翅難飛了。瑪弟盎苦了逃跑人。他上天入地也無門。前邊有敵兵杜河口。後頭的追兵緊緊跟。這已經死了十一萬。下剩的逃兵難保存。當時有兩駕小王子。要找個密處藏藏身。這一個名叫阿肋伯。

則伯王也是小國君 阿肋伯躲在山洞裡 則伯王進了磨房門
被迫兵搜出把頭砍 就提着人頭去獻勤 格得央領兵三百個
又追殺一萬五千人 滿路上殺的屍橫野 又兩駕小王也被擒
這小王一名則伯額 撒瑪納也是小國君 活捉這兩駕小王子
從這纔收兵謝主恩 格得央在位四十載 都平平安安過光陰
直到這民長去世後 又惹的大禍臨了身 歇一歇再把下回講
咱拿着舊聞當奇聞

第四回 猜啞謎

詩 莫因奇事笑奇人

奇人自古有奇聞

曰 生就一身神勇力

萬將無敵賴髮存

說的格得央去世以後。天主又立的民長先是頭辣。在位二十三年。後是雅依耳。在位二十二年。這一共四十五年。到底沒有除淨義撒爾人敬的邪神。

後來他們受的苦更大更多。苦求天主。天主也不許了。直到他們毀滅那邪像。立志棄邪歸正。天主纔又舉出一個民長來。救了他們。這個民長名叫葉弗得。在位七年後來。繼起的民長。有亞伯桑。亞依亞龍。亞白東。前後三個民長。共計在位二十五年。也沒有什麼奇事。聖經上也沒有記載。後來又舉出一位民長名叫桑松。是降生前一千一百九十一年生人。這位民長另外的出奇。列位有所不知。聽俺在下慢慢的道來。

說了個民長叫桑松 他自幼不給俗人同 他父親名叫瑪奴厄
他母親老來無兒童 那黑夜白日勤祈禱 天主就准了他的情
差了位天神下了界 直直的向他說分明 說你的祈求天主允
這不久你就把兒生 你生了兒子獻給主 那留頭養髮戒葷醒
各樣的禁忌都要戒 是酒也不許嗑一出 因兒是獻給天主的
母親的禁忌一樣行 瑪奴厄一聽心歡喜 就默求天主再顯靈

叫送信之人再來到 把這件事情好問清 這說罷天主又准許
有一天夫人無事情 他正在地裡把經念 猛看見天神又顯形
他急速回家去報信 瑪奴厄出門就去迎 見天神向前施一禮
遂把那尊客問一聲 說前天尊客說的話 想來這生子是真情
請問這臨盆生了子 該怎麼撫養纔能成

天神說道。我先已經說過。母懷子胎的時候。母親該戒嗑酒。戒吃不潔淨的
東西。兒出母胎就得一輩子留頭養髮。同他母親一樣守戒。瑪奴厄聽罷。連
連稱謝。說道。多蒙指教。請尊客光臨寒舍。待老夫烹隻小羊。以當杯酒之敬。
天神說道。不必如此。我是不食人間烟火的。若把小羊祭獻天主。我便理當
與祭。瑪奴厄說道。既然如此。也不敢相強。請把貴姓大名留下。等到拙荆分
娩。老夫好酬報厚恩。天神說道。我的姓名。是莫名其妙的。爲什麼問我的姓
名呢。正說之間。瑪奴厄拿來一隻小羊。恭恭敬敬的往石頭上一擱。正要祭

獻天主。忽然從石頭上冒出火來。那天神隨着火烟上升。嚇的他夫婦二人。連忙跪伏在地。又往上看。那天神已經不見了。瑪奴厄說道。這可了不得了。

這天神隨烟把天升。瑪奴厄嚇的失一驚。咱夫妻快快預備死。人見了天神活不成。夫人說這事你別怕。這見了就死理不通。天神他要叫我們死。爲什麼享祭顯聖靈。這天神既然來報信。又賞賜我們把兒生。這明明不叫我們死。你何必害怕在心中。這夫人說罷一席話。瑪奴厄立時心安寧。到後來果然生一子。那身體肥大又精明。老兩口得兒心喜愛。就爲他起名叫桑松。這桑松小時爹娘抱。慢慢的長大身量成。直長到青春二十歲。真正是好漢少英雄。這一天路過斐理代。見了位美女記心中。回家去見了父母面。他一心要把親事成。只因這女子是外教。他懇求父母不依從。無奈是天主有聖意。要借端罰人事非輕。

這桑松執意把親娶 父母拗不過愛子情 這一家三口上了路
順樸着斐理斯代城 一路上急忙向前走 這三人前後緊跟從
這桑松忽然落在後 正走到葡萄林當中 畧畧的停足只一點
他耳傍猛聽吼一聲

話說桑松停足一站。忽聽吼的一聲。好似霹靂震耳。遂就抬頭一望。見有一隻獅子。又是豁喇一响。把身一蹶。那領綜毛根根直豎。他那四隻蹄爪。又在地上按了一按。望着桑松奔撲而來。那時桑松勇力勃發。遂即迎將上去。輪開雙拳。三揮兩舞。把那獅子打翻在地。看了看已經死了。就回轉原路。緊跑了幾步。趕上父母。也沒有提起獅子的話來。就跟着進城去了。

他跟着父母進了城 他先央媒人把信通 這三言兩句親事妥
又定下日期過門庭 這以外沒有別的事 他三口一齊回家中
應用的物件都要有 備辦了多天沒丟鬆 眼看這婚期快來到

這桑松又去把親迎 他急急忙忙往前走 又走到葡萄林當中
他忽然想起獅子死 就獨自轉彎看分明 見獅子已經乾巴甍
那獅子嘴裡有窩蜂 就伸手取了幾條蜜 隨路上吃着又進城
直走到岳父他家下 按日期就把婚禮行 這正在慶賀婚姻日
那大張筵席客滿廳 這一連七天噍喜酒 陪新郎常有三十名
三十個陪客都年少 那猜拳又把酒令行 這桑松就把啞謎做
他有意要把亂子生

桑松說道。我做一個啞謎叫你們猜猜。咱先說下。得賭個輸贏。倘若七天以
裡。你們猜着。我輸三十副袍料。你們每人一副。要猜不着。你們就輸三十副
袍料給我。那三十個少年人一齊說好。請你說說罷。桑松說道。吃人的生食
物。兇很的出甘甜。你們猜猜罷。這三十個少年人就猜起啞謎來了。

三十個少年把謎猜 那左猜右猜猜不來 足足的猜了三天整

還都是一樣解不開 眼看着七天快來到 那憂悶急燥滿了懷
就見了桑松他的妻 說你的丈夫最不該 俺幾個原是來陪客
那有那袍料當賭財 你快去把你丈夫哄 叫他把啞謎說出來
要不把啞謎全說破 管叫你舉家遭火災 新婦人本來沒主意
一嚇詐心裡更要歪 笑吟吟見了丈夫面 說丈夫啞謎真妙哉
別說是他們猜七日 讓他們七年猜不來 小奴家替他擔憂悶
左右的沒法摸邊涯 請一請丈夫說給我 這謎的奧妙怎安排
夫妻鬪不能走了話 請丈夫只管放寬懷

話說那婦人巧言花語的說了一番。桑松到底也沒諮聲。那婦人說道。咱夫妻兩個都不是外人。這樣小事還不肯說。爲什麼待奴家這樣的薄情呢。桑松說道。我實不瞞你。這話並沒有向我父親說破。我如今不給你說。也算不得薄情。這婦人一聽這話。就把頭割到丈夫懷裡。哭着說道。哎呀。

實指望丈夫是近人。爲什麼不給奴一心。丈夫有三心並二意。叫奴家依靠什麼人。這一點小事瞞着俺。到後來怎麼過光陰。丈夫你自己想一想。這不是薄情是很心。這婦人越哭心越慟。哭的那桑松沒了門。把啞謎之事全吐露。這因此壞事在婦人。三十個少年正發悶。他暗地忽然送好音。第七天晚上見了面。就把這啞謎道清真。

話說這第七天晚上。三十個少年見了桑松。一齊說道。有了有了。你這啞謎我們猜着了。你說吃人的生食物。兇狠的出甘甜。這兇狠的不是獅子。麼甘甜的。不是蜂蜜麼。桑松說道。這是你們弄的詭計。要不是我妻子的長舌。斷不許你們猜着的罷。啦罷啦。算你們贏了罷。請你們畧坐片時。我一去就來。說罷就出門而去了。

說起這桑松是英雄。輸的這東西甚不明。那袍料輸了三十件。

連一件也都不現成 這桑松只顧往前跑 猛走近亞斯加耶城
有一些行人往前走 這桑松看見眼睛紅 自覺着勇力止不住
就拳打腳踢發了風 一個個碰着就是死 一陣子打翻三十名
三十身袍子全扒下 把袍子捆在一根繩 舉起來背在肩膀上
打原路回去快如風 霎時間來到岳父家 就遂即進了待客廳
三十個陪客正等候 他把這袍子交代清 就帶着一團利害樣
他說聲要走出門庭 咱不言桑松回家轉 他岳父細看其中情
就想是女兒壞的事 得罪了女婿小桑松 諒女婿准把女兒捨
落一個寡居難爲情 就在這三十人以内 選一個陪客把親成
自從他女兒改了嫁 這亂子後來鬧不輕 請一請明公歇歇罷
下一回纔到熱鬧中

第五回 牙車骨

詩

敵兵莫把英雄忽

大將從來不受辱

曰

繩網索綁皆無用

千人死在牙車骨

閒言提過。書接上回。說的是桑松回家以後。過了不多幾天。也覺着怒平氣消。看看地裡的麥子。一色金黃。快要收割。又正當日暖風清。柳暗花明的時候。就想走到岳父家下。一來探望岳父岳母。二來也看看自己的妻子。遂就揀了一隻小山羊。當作進見的禮物。起身而去了。

遍地裡麥子黃似金

這桑松帶禮去探親

一路上風和日又暖

那鶯歌燕語送好音

他邁開虎步來好快

不多時來到岳父門

進了院就把禮物獻

那請安問好見面親

叙罷這一些寒暄語

就起來要進妻子門

猛被他岳父攔留住

說那裡不是你的人

只因你從前回家轉

你怒氣填胸出了門

那以後待了多些日

只當你另娶配青春 怕的我女兒守了寡 因此又改嫁配別人
有一個少年陪過你 他家有賢良女釵羣 倘賢婿娶他成婚配
強似我女兒一萬分

桑松聽罷氣的面目改色厲聲說道。說來說去。你是把你的閨女又嫁給別人了。俗話說好馬不備雙鞍轡。好女不嫁二夫男。你這一個閨女嫁了兩個男人。這是什麼道理呢。呀呀呸。再說我也沒有休他。他又不是牛驢。為何移花接柳這麼容易呢。你知道這奪妻之恨。不共戴天。我要不報這仇。誓不爲人。說罷轉身就走。咳呀不好。大禍起來了。

這桑松氣的怒冲冲 他轉身就走出門庭 到了那鄉裡招獵戶
叫他們打獵進山中 一個個都把狐狸逮 那不要死來光要生
活狐狸逮了三百個 這一齊全都給桑松 這桑松得了這狐狸
就練成一隊狐狸兵 這尾接尾巴聯成對 每對用柴草繫當中

柴草上加上硫磺硝 又用些桐油澆一層 三百個狐狸預備好
就一齊放火狐狸驚 那亂竄亂跑各處去 也不管南北合西東
遍地裡擺成狐狸陣 就碰到那裡那裡烘 那風吹綠葉撲滿地
那日照火光到處紅 這麥子灼火沒法救 千萬頃良田一掃平
本處的人民遭這禍 打聽誰辦的這事情 不多時人人都知曉
這到處傳揚是桑松

都說這是桑松辦的。因爲他岳父改嫁了他的妻子。所以弄出這些禍來。衆人一聽。都一齊生了大氣。帶着火把走到桑松的岳父家下。把房屋團團圍住。一把火。連屋帶人。並那一些牛羊鷄犬。都燒成一片灰燼。桑松見他們這樣。使了一個捷步。闖在衆人當中。輪開雙拳。把他們都打翻在地。死的很多。打罷以後。他就揚長而去了。

這桑松打人寔在兇。他當場打死人名。就轉身回在如達地。

到了這厄當入洞中 斐理斯訪着真下落 就立時點起通國兵
那浩浩蕩蕩往前走 走到那肋黑安下營 這肋黑就是牙車骨
從此後當成地方名 要問這人馬有多少 那裡裡外外好幾層
如達人聽說心害怕 不知道爲的何事情 就差人進營把他問
是爲的什麼動大兵 素常裡兩國沒有事 這出師也得有個名
斐理斯衆人回言道 俺不爲國家來興兵 衆弟兄只管把心放
俺兵來專爲拿桑松 您若把桑松交給俺 便立時撤兵沒事情
如達人開口回言道 交給你桑松這現成 遂聚了三千人和馬
走到了厄當一洞中 說桑松你今惹下禍 斐國人拿你興了兵
不該叫我們受連累 該自己惹禍自己撐 俺如今要把你網送
不知你依從不依從

桑松說道。大丈夫死而不懼。好漢做了好漢當。那有怕您網送之理。可得依

我一件。我爲保全您的平安。我纔叫您細送。您也該留點情意，不傷害我的性命。衆人說道：只要我們把你細好，送到敵人營裡算完，誓不傷害你的性命。說罷，就拿了两根新繩，把桑松細好，帶出洞來，押解着送到斐理斯代營裡去了。

如達族細綁送桑松	斐理人一見喜心中	兩隻手翻剪細背後
緊纏着兩根新藤繩	現如今入了敵人手	就讓有神法難出營
一些人圍着來譏笑	好相似玩猴一般同	氣的那桑松忍不住
渾身的勇力往上冲	只聽得咯哐一聲响	掙斷了兩根新藤繩
就伸手拾起牙車骨	耍起來好似一陣風	前一擁打翻好幾個
後一擺傷斃人幾名	他那裡人多那裡闖	竄過去就是血衝衝
也有那頭臉少半個	也有那打的腦漿迸	也有那少腿無胳膊
遍地裡死屍數不清	大約着打的這一仗	至少也打死千多名

早跑的也就追不上 傷重的也都不鼓踊 這桑松打罷卸了勁
只覺着渴的不能撐 牙車骨順手拋在地 就隨身倒臥地流平
他大聲哀號求天主 感謝天主的大恩情 你既然賞賜我不死
又叫我得勝敵人兵 可惜我如今打完仗 實在是渴的不能行
求天主你再把我的救 別叫我落在仇人中 這求罷天主開恩賞
牙車骨中間泉水清 這桑松取來喝個飽 自覺着渾身又勇猛
感謝了天主離此地 這一天跑到加匪城 有一個婦人留他住
被城裡關廂看的清 都亂說桑松進內地 好比那鳥兒入了籠
不怕他飛到天上去 也難脫一死壽限終 這正是衆人糊談論

文武官出命把門封

話說桑松進得城來。宿在一個女人店裡。衆人都喊着要拿他。又怕他趁着夕陽將落的時候。出城跑了。文武官們急速出命。四門落鎖。又派了幾名手

疾眼快的兵弁分發四門埋伏守候。等到天明以便興兵捉拿。那知桑松早已看透機關。但是裝不知道。只管放心大胆的安歇。待到鼓打三更。天交半夜。桑松起得身來。一看沒有動靜。心中暗喜。便要出店走了。

這桑松睡到三更天。那鴉鵲不動人安眠。出店來走到城門口。果真是落鎖上了門。把城門一齊全扯吊。他連門帶框上了肩。還帶着腰門帶着鎖。背起來他就上了山。只上在一座山頂上。就丟下城門闖出關。城裡的人民不知曉。都一覺睡的大明天。不多時把兵點齊備。率領着進店去查盤。纔知道桑松出店走。也沒有挨門查戶翻。只走到城門看一看。也沒有門樞沒有門。這人人看見把眼瞪。那伸出舌頭忘了捲。更知道他的力量大。仗恃着兵多是枉然。也想來興兵拿不住。拿桑松得用巧機關。咱說到這裡住一住。請明公大夥吸袋烟。

第六回 桑松被擒

詩

婦人上陣不用兵

一隻舌劍能傾城

曰

勸君莫聽妻子話

早晚上當禍不輕

說的桑松好一個萬將無敵的英雄。可惜一輩子淨上女人的當。頭一回受了妻子的哄騙。走漏了自己的啞謎。惹了一場大禍。第二次宿在加匪城。一個壞女人店裡。幸虧了風緊。自己早些跑了。沒有上了女人的當。自從加匪城逃走以後。東奔西竄。也沒有一定的地方。這一天正走之間。忽然走到索肋克山溝裡。遇着一個斐理斯代人的婦人。名叫達利拉。生就的十分俊俏。心中大喜。遂就娶他爲妻。帶領回家度日。有一天達利拉正在門口立站。剛剛湊巧。就遇見斐理斯代人了。

斐理代誓要殺仇人 只恨着桑松是禍根 爲的是他的力量大
總不敢走近他的身 聽說他妻子達利拉 忽然間巧計上了心

遂差人走到桑松處 就見了達利拉婦人 說桑松既娶你爲妻
這已經多天不出門 諒來他一定託靠你 他總不想你有二心
請你把桑松仔細問 問他的勇力那裡存 使什麼法子能破解
用什麼東西能捉擒 問清白傳給我個信 能叫我報仇把冤伸
完了事重重報答你 許給你一千一百銀 達利拉一聽給銀子
比貓兒見肉那還親 就回去見了桑松面 滿臉上帶着笑吟吟
說奴也見過英雄漢 總沒有力大比夫君 但不知力從那裡有
怕的是什麼能尅擒

桑松說。你問的是用什麼法子能尅制我的力量呀。達利拉說正是。桑松說
我的力量。最怕的是新牛筋繩子。要用七根牛筋繩子捆住我。那就腳癱手
軟掙不開了。達利拉聽了這話。遂把這信傳給斐理斯代人。快叫他們預備
牛筋繩子。又叫他們藏在自己的壁廂裡等着拿他。各樣預備好了。就又來

到桑松跟前說道。丈夫呀

達利拉假裝戲着玩

說丈夫最怕牛筋纏

這牛筋該有多大勁

怎担的丈夫一動彈

要如果真能這個樣

這事情就算很稀罕

願丈夫如今試一試

叫奴家親眼看一看

這桑松一聽就允許

任憑他綑綁不動彈

這七道牛筋全綑上

那緊了又緊拴又拴

又緝了一個死結襪

想掙開好比登天難

把牛筋繩子綑綁好

他吒呼喊叫翻了天

說斐理斯代人來到

單看你壯士怎保全

那桑松一聽這句話

兩隻手一掙跳帳前

把牛筋繩子全撻碎

都爛七八糟不相連

達利拉一看這個樣

遂說道丈夫把心寬

你的那仇人沒來到

這是俺奴家戲着玩

可見你不肯說實話

最不該把俺奴家瞞

小奴家執意還要問

不問出實話不算完

這桑松愛他會要笑

不肯冷淡了女嬋娟

說真要設法剋制我

還得用新繩把我拴

桑松說。真要尅制我的力量。不用別的。只用一根新藤繩。沒有人用過的。把我捆上。那我就掙不開了。達利拉就喜喜歡歡的預備了一條新藤繩。把他捆上。又一嚇唬。仍舊把新藤繩掙了個粉碎。達利亞一看不行。就纏摩他。叫他說實話。桑松說道。你沒有看見我的頭髮麼。分開七結辮的。要把七結頭髮。辮在一齊。用鐵釘釘在地板上。那我就掙不開了。達利拉看了看他的髮辮。果然是分開七結辮的。因想這是真的。遂又照樣一試。桑松把頭一扭。把身一縱。連釘帶髮。一齊拔出。達利拉一看又是不行。開口說道。丈夫呀。

叫一聲丈夫別昧心。大丈夫從來不欺人。小奴家好話說千遍。爲何換不出一句真。奴既然當成你妻子。我與你原來無二心。爲什麼丈夫看不透。還拿着奴家當外人。桑松說賢妻別惱怒。別拿着玩話當成真。要說起我的勇力大。其中的情由原有因。

我如今給你說實話 請賢妻側耳細聽真 從安胎父母把我獻
我原是獻給天主人 頭上的頭髮不許剃 這留頭髮到終身
要把這頭髮剃了去 渾身就軟弱不如人 達利拉聽了這番話
心裡的喜歡添十分 暗地裡差人把信送 知會了斐理斯代人
又找了一個剃頭的 都在他壁廂藏了身 單等着桑松睡了覺
偷把他剃成禿頭人 剃罷頭他還夢中睡 達利拉高聲喊出唇
說桑松如今你還睡 真來了斐理斯代人 這桑松驚醒南柯夢
又想是婦人瞎糊云 那知道起來身發軟 這手難抬來腳難伸
就向着頭上摸一把 頭上的青絲都不存 就大聲說道不好了
這要了我的性命根 一句話還沒落到地 壁廂裡出來一些人
話說桑松說聲不好。立時從壁廂跳出幾個人來。都是熊腰虎背的大漢。照
着桑松如同餓虎撲食一般闖將過來。東拉西扯。弄了半天。纔給桑松套上

索練反剪了手。細綁結實。忽又過來一人。手使捲刀一把。挖了他的雙眼。解到加匪城內。押在監裡。這桑松就受起難爲來了。

把桑松押在監牢中。那禁卒百般把他輕。常常的叫他去推磨。那當牛當馬當畜牲。這一個過來使拳打。那一個向前使鞭撻。這一個譏誚當玩耍。那一個咒罵是難聽。開的這桑松心愧悔。不得不忍耐往前撐。過了這一天少一日。這日積月累時常久。慢慢的頭髮又長成。自覺着力量又強壯。仇人却一概不知情。有一天通國大聚會。都聚在廟裡敬神靈。別管是男女和老幼。也不拘富貴與貧窮。或是那騎馬或坐轎。或領着孩子往前行。這一天都把新衣換。那穿的戴的很光榮。不多時遠近都來到。都擁擁擠擠進廟中。神台上設着三牲禮。兩旁邊站着贊禮生。盡都是磕頭又禮拜。各樣的音樂是好聽。

霎時間衆人行完祭 就大擺筵席在廟中 正在這吃噓說閒話
猛提起前日拿桑松

話說衆人正在吃噓閒談的時候。猛然提起桑松的事來。這個說他怎樣勇敢。那個說他多麼利害。衆頭們聽了這話一時高幸。要把桑松牽來。叫衆人長長見識。說罷。就有一個少年人。到了監裡。遂把桑松牽到廟裡來了。

這桑松進廟有人牽 衆人都嗤笑戲着玩 這個說叫他學狗叫
那個說叫他鑽鑽圈 這個說叫他學猴子 那個說叫他跑跑竿
這一個叫他耍一陣 那一個叫他舞一番 拿着個英雄大丈夫

當成個把戲惹笑談 這正是衆人把他笑 他假裝發饒不動彈
話說桑松裝饒。遂向牽他的人說。我實在饒的不能動了。我求你行個方便。
把我牽到撐廳柱間。叫我依依靠靠。歇息歇息罷。這個牽他的少年人。當真不當假的。就把桑松牽到撐廳柱間。桑松一摸。就知道這真是撐廳柱。又知

道這個撐廳柱離那個撐廳柱不遠。就又摸那個撐廳柱。兩隻手就把兩個撐廳柱攬到手裡。他心裡說道。這兩個撐廳柱。是很利害的兵器呀。

這廟堂很大很寬宏。全憑這兩根柱子撐。正赶到祭神聚會日。又在這廟裡玩桑松。通國人都來看熱鬧。光廟裡聚了三千名桑松。他抱住兩根柱。就暗向天主求一聲。求天主還我當年力。好爲你聖名受光榮。這求罷開口大聲喊。我給您同死在廟中。他雙手向懷只一攬。兩根柱倒在地流平。一座廟全全都塌陷。三千人壓成肉煎餅。各家人都來找屍首。也有那親戚找桑松。同他的父親瑪奴厄。都葬在一個祖塋中。自從這桑松死以後。也沒有鄰國來戰征。到後來惹出一條事。就出在勒未他族中。要提起勒未這場禍。開的那亂子可不輕。咱說到這裡住一住。下回書細細說分明。

答七回 十一族報仇

世人罪惡多端 惟有色胆包天 一團淫火焚心肝 地獄認死也鑽
看見美貌裙釵 只把污穢來貪 天主降罰在眼前 造下永禍根源
說的桑松死了以後。義撒爾人就平安了幾年。也沒什麼敵國外患。到了後來。忽然從勒未族裡出了一樁污穢的怪事。惹起十一族的憤怒。鬧了一場場天大禍。真正自古少有。天下皆無的一樁奇聞。列位不知。聽俺慢慢的说來。

勒未族有個勒未達 他的家住在額發拉 娶的妻就是如達族
那白稜城裡是他家 自從他夫妻婚配後 那相親相愛也不差
有一天婦人不隨意 氣冲冲回了他娘家 在娘家住了四個月
驚動了丈夫勒未達 就一心要往白稜去 要看看丈人看看他
把兩匹牲口預備好 跟着個僕人把鞭拿 順樸着白稜往前走

不幾天走到丈人家。他翁婿二人見了面。那請安問好笑哈哈。小兩口見面重相會。那情親切愛更款洽。慌的他岳母預備菜。他岳父急速把羊殺。預備好酒菜擺席筵。岳父母女兒陪着他。那歡歡喜喜吃罷飯。勒未達告辭要回家。

話說勒未達吃罷飯謝了饒。就向岳父岳母說道。小婿這番來到貴府。一來探望岳父岳母。二來家中無人。要帶領令愛回家。他岳父答道。這是自然的。原是女嫁從夫。豈有在我家常住之理。但賢婿初次來到。怎好一見就別呢。至少也得屈住三天。好叫老夫盡些地主之情。纔能回去。賢婿不要推託。勒未達無奈。只得住了三天。到了第四天早晨。又要告辭。他岳父又留他吃罷早飯再走。那知道一頓飯吃了半天。眼看天色已晚。又被他多留了一天。到了第五天早晨。把牲口預備妥當。又去告辭。他岳父岳母看着不能再留。勒未達就同着妻子上了牲口。順樸大道而去了。

勒未達夫妻登了程 順樸着大道快如風 小兩口久來沒見面
一路上叙些思念情 這連說帶笑往前走 那走一程來又一程
只走到日夕天色晚 就進了日路撒冷城 僕人說主人住下罷
再往前村店不現成 勒未達誓不住外教 恐怕是落在危險中
咱莫論早來莫論晚 總得到同教本雅明 本雅明城裡投宿住
依靠着同教也安寧 這說着只管往前趕 已經是日落西山紅
那牛羊歸棧鷄上架 又走了多時進了城 闔城裡都把門關上
滿街上無人冷清清 無奈何就在街沿下 下來這牲口停一停
單等着有人留客住 那知這風俗大不同 並沒有一人來答話
幸虧了遇着一老農 這老農本是勒未族 他遷居住在這城中
抗着鋤日夕回家轉 遇見他三人問分明 又留他三人家下住
那殺鷄爲黍好待承 這賓主正在吃嗑際 忽聽的敲門响連聲

嚇的這衆人心打顫。老農也急忙出門庭。問一聲您有什麼事。爲什麼打門這樣兇。那人說來的三位客。今晚上住在您家中。你快快把客送出來。咱百無話說沒事情。倘若是不把人交出。準備着打開進門庭。老農說客在我家住。我就是客的主人翁。兄弟們總要看薄面。別學那狗黨做事情。那人說任你說什麼。不交人那算事不成。勒未達看着脫不了。把妻子送出大門庭。衆惡黨一看把人交。搶起來走的快如風。

這老農見把客的妻子搶了去。也無人打救。自己也無可奈何。遂就把門關鎖妥當。又把客安慰了一番。各自安歇。勒未達那裡能睡得着呢。一夜之間翻來覆去。只是涕哭。好歹挨到天明。自己起來開門一看。見他的妻子在大門以外。倒臥在地。想是他打不開門。就睡在這裡了。及至喊了幾聲。也不答應。仔細一看。已經死了。他立時就氣的眼裡生火。頂上冒烟。無可奈何。只得

把死屍托在驢上。前後捎好。就一脚奔家去了。

勒未達氣的淚眼紅。把死屍默在他家中。卸下那死屍仔細看。他越看越惱氣越壅。他急速知會十二族。把這事一一訴說清。各族裡一聽都驚訝。個個人氣的抱不平。義撒人雖然也犯罪。總沒有罪惡這樣兇。倘若是饒他這一次。將來的大禍又不輕。因此這公同起憤怒。大夥兒商議要興兵。遂聚了人馬四十萬。又述說妻子死的兇。十二族光少本雅明。勒未達當着衆人面。被一位老人忙攔住。衆族人聽這彌天罪。立時間這就要出營。這該當先禮而後兵。說您都聽我說一聲。自古道停留能長智。看他們回覆怎麼樣。總不如去人先講理。叫他把惡黨交出城。要緊求天主他指明。回覆的不好再興兵。這還有要緊一條事。要緊求天主賞賜一員將。現如今兵馬四十萬。沒有人領兵還不行。求天主賞賜一員將。

看一看。看出在那族中

長話截說了罷。十一族聽了這話。遂派人到了西婁。求了天主。大司祭傳了天主的聖旨。定了如達族人領兵。立時回營銷差。不多一時。派往本雅明族去的差使。也就忽忽而來。回稟說道。本雅明族真是胆大包天了。

本雅族胆大包了天。他不認惡黨惹禍端。現如今興兵又調將聚了有二萬零五千。都聚齊會同加巴牙。本部的精兵七十員。盡都是百步穿楊手。那百發百中不空彈。誓要同我們拚生死。他不怕敵兵萬萬千。這義兵一聽心好惱。四十萬兵馬出營盤。就一直走到加巴牙。團團的圍住城四邊。怎知道反兵他不怕。大開了城門往外竄。把義兵殺死兩萬五。殺的那義兵心胆寒。都敗回西婁求天主。問問是罷兵是再戰。大司祭代傳天主旨。再整頓兵馬殺上前。這義兵領了天主命。又率領兵馬到城邊。

這又被反兵出城外 殺死了一萬零八千 這義兵每次打敗仗
都嚇的倒退不敢前 都看着這仗不能打 不依靠天主是枉然
遂收了敗兵回西陵 個個都進堂求恩典 那守齋祈禱行祭禮
盡都是哭的淚不乾 求天主指明這件事 該不該上陣打一番
大司祭代傳天主旨 您只管再打別胆寒 十一族領了天主命
再出隊不同前一番

話說第三次領了天主的聖命。又要接戰。先把兵馬分成三起。一起埋伏在城外。專預備着襲城。一起照舊攻打。假裝敗勢。把他們引入重地。一起專等着截殺。叫他們逃跑無路。分派好了。預備妥當。這就要上陣去了。

義撒爾兵馬出了營 這一次與前大不同 那前邊一起埋城外
又後邊一起能接迎 這當中一起出了隊 還照着舊樣去圍城
那旗幡招展遮天日 那刀槍劍戟耀眼明 那耀武揚威往前走

那鼓角不斷响連聲 這向前走的正有勁 猛看見反兵出了城
就假裝害怕往後退 那反兵緊追不丟鬆 只追的義兵分路走
把反兵誑在救兵營 這敗兵轉身來攻打 把反兵圍在正當中
四面子義兵動了手 這一場血戰成了功 殺的那反兵沒處躲
就想着敗陣逃回城 那知道伏兵把城進 早殺的城裡一掃平
四城門全都發上火 那火光轟天一片紅 這反兵一看火光起
知道是伏兵襲了城 正害怕不敢把城進 那伏兵出城更是兇
殺死了反兵一萬八 滿地上死屍血流紅 那反兵還是出不去
又死了七千一百名 義兵又進城全發火 各處裡搜尋又找零
只剩下壯丁六百個 逃了個地方叫來蒙 這義兵得勝回西婁
都感謝天主大恩情 又回頭一想心難受 可憐這一族本雅明
這六百壯丁不婚配 就絕了一族沒後承 十一族商量這件事

又設法爲他把親成 這就是一部民長傳 咱說到這裡停一停
下一回再要往下續 盧德傳緊接續紅絨

盧德傳

第一回 盧德苦節奉姑

詩

志氣昂昂守婦貞

愛戀婆母恨離情

曰

一番節孝一番苦

萬古流芳傳美名

說的是格得央的兒子亞比默肋克。做民長的時候。連遭荒歉。百姓們飢餓難堪。有一些逃荒在外的。其中就有如達族白稜人。名叫厄里默肋克。他的妻子名叫諾厄米。生了兩個兒子。大兒叫瑪哈隆。二兒叫黑里雍。一家四口。雖然不是大富。也不是很窮。只因爲本處柴米太貴。難以度日。也就搬到莫亞伯去了。

白稜人舉家去逃荒。莫亞伯國裡安家鄉。那裡的柴米也不貴。這一家四口過日光。那吃飯穿衣都如意。各樣的事情也順當。小日子過的滋又潤。逃荒的都不比他強。莫亞伯國人看着好。

就有人提媒配大郎 這大兒娶妻叫盧德 他樣樣孝敬公婆娘
這以後二兒也婚配 阿耳法二媳也賢良 這舉家人等共六口
老老少少也都成雙 不料想厄里默肋克 得了個病症不離床
各處的醫生都請到 並沒有一個對症方 他一天倒比一天重
不幾天哀哉一命亡 這舉家變服成了殮 都哭一場來叫一場
纔說把老人抬出去 大兒又得病臥在床 各樣的靈藥不見效
就知道病重活不長 果然是待了不多日 這大兒一死又發喪
自從這大兒又一死 合家人個個心悲傷 都是那哭的如酒醉
那死去活來好幾場 幸虧有二兒黑里雍 一家人尙且有指望
那知道後來不長壽 染了病二兒又遭殃 這三口男的全死淨
撇下這寡婦不成雙 照常的啼哭不濟事 老婦人定要回家鄉
話說婆媳三人孤苦零丁。讓是天天啼哭也是枉然。可憐是些女流之輩。不

能出力做活。光是瞞吃坐穿。也不是長久之計。況說自己離鄉別井。兩房媳婦都是外教。又沒有生男育女。諾厄米想到這裡。不由的一陣心酸。就拿定主意要回家了。

諾厄米兩眼淚不乾	他想起家鄉更心酸	那當初來時人四口
原是爲救死到這邊	現如今男的都死淨	只剩我一人守孤單
撇下的媳婦是外教	怎麼能跟我受熬煎	在這裡已經沒倚靠
總不如孤身把家還	回頭來就把兒媳叫	叫一聲兒媳您聽言
我如今已經年老邁	在這裡該能活幾年	不如我趁早回也去
也免得死屍往家搬	好兒媳您賦都年幼	也各回娘門另結緣
別把這時候蹉過去	耽誤了青春美少年	他兩個兒媳回言道
俺敢把娘的貴語攔	俺雖然不是大家女	那貞潔節烈有傳言
好馬還不背雙鞍韉	這好女怎嫁二夫男	要得全節孝兩個字

俺任死不離娘身邊 娘回家俺也跟着走 摠不肯叫娘守孤單
諾厄米出在無計奈 不由的三人把家還 這一行走着一行想
那裡有媳婦這般賢 可惜是都沒兒合女 這守寡多階守到邊
回頭來又把媳婦勸 說媳婦都是好心田 您憐念老身不忍去
情願欲跟我受艱難 拿的這主意却怪正 難爲是老身不能担
我實在沒法看顧您 不是我狠心把您嫌 現如今走了沒多遠
您趁早回去也安然 這說着分手就要走 那兩個媳婦淚如泉
雖都是娶的外教女 如親生大兒是一般 怎麼也不肯離婆母
還都要跟着把家還

諾厄米說道。孩啦。孩啦。您不要這麼執拗。您回去罷。這不是爲娘狠心捨您。因爲你們正在青春少年。又沒生下一男半女。沒有什麼熬頭。倘若回在娘門再配鸞鳳。也有出頭的日期。若是這樣的哭哭啼啼。倒叫爲娘的放心不

下。怎能得了呢。諾厄米說罷這話。二兒媳婦阿耳法。就雙手抱住婆母。大哭了一場。起來又磕了頭。親可。可的叫了幾聲娘。就轉身回娘家去了。盧德還是不走。諾厄米說道。你看阿耳法走了。你給他一同做伴走。不好麼。盧德說娘呀。

這盧德啼哭不住聲。他叫聲娘呀。你是聽。你不要逼着我再走。我心裡有了定盤星。任憑娘你往那裡去。爲兒媳沒有不跟從。你的家就是我的業。你的墳就是我的塋。你的那親戚合朋友。也就是我的好親朋。你敬神敬的真天主。守誠命我也照樣行。我至死不能離開你。有二心我敢把誓盟。諾厄米聽罷這些話。知道他真心要跟從。這嘴裡不言心裡喜。遂許他上路一齊行。婆媳做伴向前走。那越過一程又一程。只走了沒有多少日。就走到老家白冷城。人聽說來了諾厄米。那四鄰八家都歡迎。

那親戚朋友也來看 見了面各叙離別情 這幾天不斷客來往
都喜得舊雨重相逢 可惜是稱他諾厄米 給他的心意大不同

諾厄米說道。我這來到家下。蒙衆位親友的台愛。還都稱我諾厄米。我如今可不是諾厄米了。您都稱我瑪辣罷。諾厄米是豐美的意思。瑪辣是困苦的意思。想我從前出離本國的時候。上有夫君。下有兒童。雖說是逃荒。還帶着一些東西。那知在外受了十年的辛苦。弄的家敗人亡。如今回到家來。只剩下婆媳兩寡。苦不堪言。真正是一口吞却針和線。繫我肝腸刺我心。這樣的苦命。真像瑪辣一般。怎有半點諾厄米的豐美呢。說罷。又過了幾天。可就更受起苦來了。

諾厄米回家受了窮 左右的不能度日生 別說買油鹽和醬醋
連買柴糴米也無銅 吃了這早晨無晌午 到晚上還是一樣空
雖然說織紡也有利 却没有本錢把利生 指望着女工把活做

針尖上能有多少銅 正愁着日子沒法過 猛看見麥子要收成
那四外有些大富戶 雇一些長工合短工 都往那地裡去割麥
處處都忙的亂轟轟 諾厄米看罷低頭想 自己給人家大不同
人家的麥子千千石 這自己何曾收一升 那越思越想越難過
好時候倒沒巧計生 這正是心裡糊思想 忽聽得兒媳稟一聲
兒媳盧德說道。娘呀。你看滿地裡大麥成熟。家家戶戶都去割麥。一定有丟
下的穗子。兒媳有心拾些回來。倘打得一升半合。也可以充飢。強似在家空
閒。但不知娘的意見如何。諾厄米說。這樣很好。女兒既然不嫌受苦。儘管拾
去。我盼望天主看你的孝德。降福你罷。盧德說道。既蒙娘的允諾。兒媳要告
辭去了。

辭別了婆母離門庭 越過那小巷出了城 走到那田間只一望
一色的黃金千萬頃 也有那男來也有女 徧地裡聽着鐮刀聲

這盧德緩步往前走 也不問地主姓合名 他一直走道麥子地
就向那傭工把話明 小婦人家貧無計奈 纔出門拾麥到田中
這說罷見有丟的麥 就下腰拾着往前行 這地主名叫博阿則
正趕他親自來督工 遠望見幼婦來拾麥 左右的端詳認不清
他開口就向工人問 那是誰家的女魁英 衆工人一齊回答道
這一個婦人有孝行 他娘家住在莫亞伯 前天纔來到咱國中
諾厄米就是他婆母 那盧德就是他的名 他任死也不離婆母
情願意跟着受貧窮 博阿則一聽慈心動 就想着另外施恩情
這盧德眼看運氣轉 準備着後來有報應 衆明公要知下回事
到這裡咱先停一停

第二回 盧德再醮生子

詩

孝敬婆母有真心

莫笑寡居配婚姻

曰 天主不能瞞人善 賞賜頭胎生聖人

說的盧德正在地裡拾麥。地主博阿則一聽說他的孝行。又親見他勤勵謹慎。就向前走了幾步。到了他的跟前說道。你這位小娘子。就是諾厄米的兒媳盧德麼。盧德說正是。博阿則說既然如此。你就在我這地裡。跟着這班女眷們拾麥罷。不要再往別處去了。我已經也囑咐了他們。好好的待承你。渴了你就嗑水。飯來了你就同他們一齊吃飯。不要客氣。盧德聽了這番言語。立時跪拜在地。說道主人呀。

這盧德跪在地平川 叫一聲主人便開言 俺本是一個窮家女
有眼也不會識泰山 見了面並沒下拜禮 怎敢蒙主人另眼觀
這一番恩典真是大 小婦人實在不敢担 博阿則開口回言道
小娘子不必過於謙 你的事我都全知曉 進孝道你算站了先
自從那你的丈夫死 受的那辛苦有萬千 你到底不肯離婆母

恐怕你婆母受孤單 那千山萬水你不怕 你離鄉別井到這邊
情願同婆母共生死 也不回娘門另結緣 這等的節孝世上少
真堪爲美名萬古傳 求只求天主降福你 報答你這樣好心田
盧德說本來沒好處 倒多蒙貴語安慰俺 這說罷下腰又拾麥
也歸到女眷那一邊 不多時天到正晌午 衆人們都去把飯餐
話說傭工都去吃飯。盧德也同着女眷一齊去吃。大家吃的時候。盧德另外
拿起一張餅來。攥在懷裡。預備着帶到家去孝敬婆母。及至大家吃完以後。
盧德又去拾麥。阿博則暗暗的囑咐了傭工。多爲他丟些麥子。盧德只顧下
腰拾麥。一時也不歇閒。拾到日色偏西的時候。把拾的麥子攤開一晒。打了
打。簸了簸。裝在口袋裡。約有三斗多麥。就背在肩膀以上。回家而去了。
這盧德不忘婆母娘 他背着麥子回家鄉 走到家給他婆母看
他又從懷裡掏乾糧 叫一聲娘呀你吃罷 我一天沒有孝敬娘

這是我帶來一張餅 專爲的叫娘充飢腸 婆母說孩來你吃罷
你出門拾麥餓的慌 盧德說我早吃罷了 這特爲帶來孝敬娘
諾厄米說道。孩來。你遇着那一家恩人。管着你吃。還叫你帶着。又拾了這麼
些麥子呢。盧德說道。娘呀

只因爲婆母有好心 天主就賞賜好心人 爲兒媳出門去拾麥
不認的遠親合近鄰 猛遇着地主博阿則 他看見兒媳施番恩
叫跟着女眷去拾麥 不叫給男的入了羣 那吃噓也都隨女眷
拾的那麥子多十分 看光景這位博阿則 實在是寬宏大量人
還叫我常拾他的麥 不叫我各處去找尋 諾厄米聽說博阿則
就叫聲兒媳你聽真 博阿則是你不知道 他是我近支屬本門
他待你這麼恩情厚 可見他沒有忘了根 現如今人情狠澆薄
那裡有這樣厚道人 我也求天主降福他 賞賜他另外沾聖恩

從今後只管去拾麥 倚靠他我也放了心

諾厄米說罷。遂就拿起餅來吃了。眼看着天氣昏黑。盧德打發婆母安歇。這一夜晚景不提。到了次日早晨。又去拾麥。一連拾了多天。另外也受了博阿則一些周濟。就覺着日生比前寬綽一些。諾厄米就想道。婆媳兩寡。沒有子嗣。現下雖然可以糊口。久後脫不了斷兒絕孫。想到其間。不由的長吁短嘆。天天憂悶起來了。

諾厄米憂悶在心中	光愁着老來無後承	那送終無人聊可後
可惜是絕嗣斷了宗	平常裡愁眉也不展	有時候難受捶捶胸
盧德見婆母這個樣	就想是自己缺孝情	說娘呀你常心憂悶
想必是吃嗑不相應	我的娘只要說出口	爲兒媳做去都現成
諾厄米就把兒媳叫	叫一聲兒媳你聽清	我愁的不是這些事
只愁的兒媳無兒童	我老了你發送我	你老了何人來送終

再一說咱這一支派 就從此消滅結了終 我心裡懷着一條事
光怕是兒媳不依從 爲此我心裡常憂悶 不便向兒媳你告誦
盧德說道。兒媳不孝。常常的累娘掛心。這也不是道理。娘呀。有話只管說罷。
只要解娘的憂悶。爲娘的說了。兒媳沒有不從命的。諾厄米說道。好兒媳
呀

好兒媳真正是賢良 娘有話向你訴短長 自古來我國有定例
老絕戶有個承嗣方 只要是近門正支派 就能當絕戶後代郎
絕戶的兒媳是寡婦 也能給寡婦配成雙 後來若有了兒合女
就當成子孫繼世長 兒媳你常說博阿則 那個人忠厚好心腸
他是我本族正支派 請我的家業他應當 我如今想叫他承嗣
也同你合婚配鴛鴦 不但你後來有依靠 有了兒支派也能長
這是我爲娘掛心事 光怕的兒媳不承當

盧德說道。娘呀。這事不必發愁。只要娘看着好兒媳沒有不依從的。諸厄米道。既然兒媳依從。爲娘就要照實辦了。說罷。遂託了一個心腹之人。見了博阿則述說了一遍。博阿則滿口應許。說道。好一個盧德呀。

這盧德真算孝婦人。無怪乎名聲到處聞。他情願受苦從婆母。這改嫁又遂婆母心。我已經年老不中用。他還肯屈節配婚姻。可見他不是爲情欲。只爲那亡人留子孫。真叫我老夫心佩服。做夢也難得這婦人。如今他願意許配我。我真正感謝天主恩。但只有一條不算妥。還隔着長兄一支人。若長兄不願娶盧德。那我再娶他也有因。這說着就把長兄見。又邀到族長十個人。博阿則當面開言道。有一件事情要問真。前一天來了諸厄米。他想把地土賣給人。論支派該當長兄要。長兄若不要我收存。長兄說道。那我敢是要麼。博阿則道。長兄既然要他的地。還得娶他的寡婦。

長兄說道。那我可是不肯。我若承了他的嗣。就絕了我的嗣。那我肯辦麼。博阿則說道。諾厄米頂着長支的名分。長兄若是不要。就算把長支的名分讓給我了。長兄說道。讓給你罷。我不要了。博阿則說道。既然如此。你得給我一個憑據。這說罷。長兄就脫下一隻鞋來。遞給博阿則。博阿則一面接鞋。一面向衆人道。衆位呀。

情衆位伯叔衆弟兄 這件事您都見的清 長兄把名分讓給我
有這隻鞋兒是憑証 諾厄米家產全歸我 除此外沒有別人爭
那寡婦盧德嫁給我 這宗嗣算我一人承 到後來生下兒合女
就算長支的正兒童 我說的不知是不是 請大家照例說分明
衆人說這是自然理 我們都情願當干証 俺也求天主降福你
賞賜你後代福滿盈 這說罷衆人各自去 博阿則遂把家產購
也娶了盧德成婚配 那你親我愛好恩情 果然是待了不長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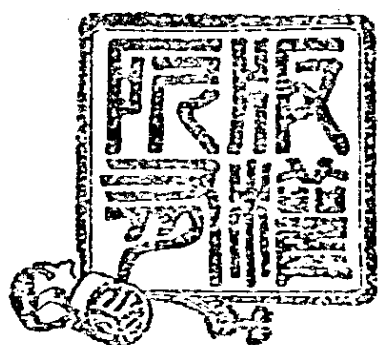
盧德就懷孕把兒生 那親戚鄰人來道喜 好幾天不斷慶賀聲
諾厄米得孫有了後 真正給親兒一般同 不幾天行了割損禮
全全的按着教規行 起的名就叫歐伯得 越往後世代越興隆
他是葉瑟的生身父 達未就是他孫的名 達未的子孫叫耶穌
那就是真主來降生 這一篇聖經關係大 因此這另外緒的清
這以後緊接列王傳 咱歇歇喘喘說分明

天主降生一九四二年八月再版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

聖教古史小說鼓詞

全八冊

第四冊定價四角



編輯者 費金標

發行者 顧若愚

印刷兼發行所

山東兗州
保祿印書館

H 1 Tom 3

1024

1/12

